

目 录

时疫瘥症	(1)
吐 泻	(3)
霍 乱	(9)
瘧 疾	(13)
痢 疾	(17)
湿 温	(21)
白 喉	(24)
百日咳	(30)
肺痛、肺痿	(33)
虚 劳	(36)
吐 血	(42)
水 肿	(46)
臌 胀	(51)
反 胃(一名翻胃)	(55)
痹 症(附历节风)	(56)
鹤 膝 风	(60)

妇女经闭·····	(62)
子宫脱垂·····	(67)
小儿疳症·····	(70)
小儿蛔虫·····	(73)
另附 医案三十二则·····	(75)

时 疫 痉 症

痉的记载，早见于内经。经云：“诸暴强直，皆属于风”。故中医称为肝风。但痉病范围很广，而病因亦复杂，如太阳过汗致痉，风病误下致痉，产后亡血致痉，跌仆损伤致痉等等。盖痉，风强病也，因太阳经脉夹督脉上行同络于脑，故以头项强直为主征、是病脊强而厥。惟本病之原因与各种痉症有所不同，本病系由传染而得，多由口鼻感受风温之邪侵袭脑部而发。叶香岩云：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逆传心包”。由此可知，本病是纯热无寒之传染性痉病也。在临床上观察、本病以小儿染之为最多。由于小儿体质薄弱，脏腑娇嫩，神气短怯，不耐高烧，每多致痉。明喻嘉言对小儿言之详矣，谓小儿肌肉筋骨脏腑血脉俱未充长、阴则不足，阳则有余，故易生热，热盛则生风、生痰、生惊，势所必然。须知此病纯系温邪为害，与伤寒分为两途，若不明受病之原，汤药乱投，则贻误匪浅。总之，本病系属温疫范畴，能治温疫、对本病的治疗法则思过半矣。对本病之确证，以后脑痛、项强、病者之头不能向前俯，两眼瞳孔不一，抓其手心，恒无痒感，发热口渴，有此数症、即为本病的特征。本病的治疗原则，以清热解毒养阴为主，再根据人的体质和病的轻重表里进行辨证治疗。如初起

发热或微恶寒，后脑痛，颈项强，四肢痠困，食慾不振，夜睡煩躁，口微渴，舌苔薄白带干，脉象浮数，見此症状須当注意，切忌辛温以发表，只宜辛凉以透邪，麻杏石甘汤加葛根主之（麻黄錢半、杏仁三錢、生石膏八錢、葛根四錢、甘草二錢）。加減萎蕤汤亦主之（萎蕤六錢、白薇二錢、葛根四錢、杏仁三錢、麻黄錢半、生石膏八錢、蟬蛻一錢、姜虫二錢、甘草錢半、青木香錢半）。历年来，余常用此二方治溫病初起热邪尚未纯入于里者，投之应手取效。若头痛增劇、颈项强直，高烧汗出、口渴引飲，手足痠痠，两腿屈伸不便，煩躁不宁，神識不清，大便結燥，或兼嘔吐，舌苔黃燥，舌头紅赤者，宜清熱鎮肝熄風为主，升降散加鈎藤主之（錦紋四錢、僵蚕三錢、蟬蛻錢半、姜黃一錢、鈎藤三錢、水煎加蜜糖五錢、黃酒五錢對服）。張氏鎮風汤加石膏亦主之（鈎藤三錢、牛角三錢、龍胆草二錢、青黛二錢、貝母三錢、生石膏一兩、赭石五錢、茯神三錢、僵蚕二錢、荷葉一錢、硃砂二分研細泡服）。

附案：黃氏之孩、男、年四岁，住湘潭市大墨巷、卒患高烧，神識昏迷、手舞足蹈，状类惊風。延余診視，察其脉搏滑疾，面若涂朱，舌苔黃色，其症不可名状，但知屬溫病发瘧也，以祛風辟邪、清熱解毒为治，用升降散加鈎藤主之，翌晨而減，兩日即瘳。

如高烧神識昏迷，手足抽搐，兩目呆視，角弓反張，口噤失洩，唇焦齒燥，兩膝屈伸不便，脉数无伦，治宜清熱解毒鎮瘳为主，清營汤加減（玄參四錢、牛角四錢、生地五錢、天竺黃三錢、麦冬四錢、黃連一錢、銀花三錢、連翹三錢、僵蚕二錢、

全蠍梢鹽水炒一錢、硃砂八分泡服、生鐵銹磨水澄清煎藥),兼吞安宮牛黃丸(每用一粒,分作三次服)。

附案:回忆二十年前,农村陈姓之子,年仅四岁、猝患惊风、四肢抽搐、頸項强直、两目上視、余投以张氏鎮風湯三服抽搐即止,繼服加味清營湯、兼吞安宮牛黃丸三剂、遂得轉危为安。

又有后遗症、往往意识不明,痙攣抽搐、半身不遂,甚至聾哑,此等症状发现者多在一月以外,或数月之后,治宜見証论治,不必坚持寒涼,拘忌溫补,但余热未清,須当审慎也。

附案:王姓之子,年七岁,本市人。患疫癘,住院半載,历治不愈,后遺有半身不遂,間时抽搐,邀余診治,余按脉象弦細,重按不应指,顏面蒼白,拟用张錫純之逐風湯(生黃芪四錢、当归三錢、羌活錢半、独活錢半、全蠍一錢、全蜈蚣大者一条)数剂逐漸向愈。

附預防方:

一、紫金錠一粒,磨浓醋涂鼻孔。

二、淡婆婆根一两、生綠豆一两、甘草三錢共煎水服。

吐 瀉

吐瀉症多发于夏秋两季,頃刻間嘔吐泄瀉而腹痛,但也有慢性吐瀉者,在临床上观察,較之于急性者为数要少。

发生吐瀉症的原因很多:如传染性吐瀉,多由消化道

传染病所引起的；也有中毒性吐泻，服有毒性的药品，如腐蚀性的酸类及汞砒、挥发油、酒精等可以引起吐泻症；食物中毒也有呕吐腹泻的症状；过食油腻辛辣及食生冷硬物均可引起吐泻；外如气候因素（或暑热、或寒凉）也可引起呕吐泄泻。此外尚有许多因素引起呕吐腹泻未及叙述，此单就夏秋两季气候饮食传染所致的吐泻症而言之。但应与真性霍乱加以鉴别，真性霍乱吐泻之物如米泔水，且先泻而后吐，有心烦而不腹痛。

按吐泻症多发于夏秋者，以太阴湿土之气内应于脾，中满吐泻，多中焦湿邪为病，又吐泻主要是湿热损伤脾胃所致，因夏月湿热之气上腾，烈日之暑下燠，人在气交之中受其蒸淫，由口鼻皮肤而入，留而不去则成湿热暑疫呕泻诸病。苟其人真阳素馁，土不胜湿，或饮食贪凉太过而成吐泻者亦有之。观吐泻以热症为多，但也有素因体气虚寒而以寒症出现者。辨明寒热是治疗的重要关键，特别是热伏于内、形寒于外的阳极似阴症，易被误认为寒症，须根据全身症状详加审辨，方少贻误，凡吐泻之物酸秽恶臭，肛門灼热者为热。其吐泻清冷完谷不化、肛門不热者为寒。又口渴，小便短，虽寒症热症所共有，但热症必狂饮而喜冷，小便短而赤，甚或澹痛。寒症虽有口渴，饮亦不多，或喜热饮、小便虽短、但清而不赤。又如呕吐泄泻，每易引起循环障碍，而出现四肢厥冷，但热厥多冷不过肘膝，外呈心烦躁乱不欲近衣，寒厥足膝以上皆冷，多見屈身踈

怠，而欲加衣，热厥则厥前多有热症，寒厥则厥前必为寒症。

治疗主要是制止吐泻，制止吐泻之法，原则上以调理肠胃，分利小便为主，热症实症则宜清热解暑，驱秽去湿；寒症虚症则宜温中补虚、滑泻不止，宜收斂固澇。如久泻伤阴又须补肾。总之必须辨証施治。

暑湿夹杂，因湿热薰蒸感受其气，以致清浊相干，乱于肠胃，而为吐泻症。見口渴心煩舌苔黄膩，吐出酸秽、泻下恶臭。治宜清热利湿，桂苓甘露饮加藿香主之（桂枝五錢、白朮五錢、猪苓五錢、茯苓一两、泽泻一两、寒水石一两、石膏一两、炙甘草二两、滑石二两、藿香五錢共研细末，每服三錢、温水调服）。黄连香薷饮加木瓜亦主之（黄连二錢、陈香薷三錢、厚朴三錢、扁豆四錢、木瓜四錢）。

有热重于湿者，症見身热自汗、心煩躁扰，口渴引饮，脉象洪数，宜清热为主，葛根黄芩黄连汤合四苓散加滑石主之（葛根六錢、黄连二錢、黄芩三錢、云苓四錢、漂朮四錢、猪苓三錢、泽泄三錢、滑石八錢、炙甘草二錢水煎服）。蚕矢汤亦主之（蚕砂五錢、生苡仁五錢、大豆黄卷四錢、木瓜四錢、黄连二錢、半夏二錢、黄芩二錢、通草一錢、焦梔二錢、吳萸一錢、地浆水煎服）。

有湿重于热者，症見身热肢痠，舌苔粘膩、腹滿吐泻，恶食不甚思饮，治以利湿为主，宜胃苓汤（云苓五錢、焦朮四錢、桂枝三錢、猪苓三錢、泽泄三錢、蒼朮三錢、厚朴三錢、广皮

錢半、炙甘草二錢、水煎服)加味五苓散(云苓四錢、漂朮四錢、猪苓三錢、澤瀉三錢、桂枝三錢、藿香三錢、木瓜四錢、砂仁二錢、生姜三錢、大棗四枚、灯芯十茎)。

有属寒湿者、症見四肢困重,骨节疼痛,小便清长,手足厥冷,腹痛喜温、甚则恶寒,脉象沉迟,舌苔滑润,宜加味理中汤主之(人参一錢、北姜三錢、白朮四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砂仁二錢、茯苓四錢)。

又有外感风寒、内伤饮食者,症見憎寒壮热,头痛呕吐泄瀉,胸膈滿悶,咳嗽等象,宜藿香正气散加減主之(藿香三錢、白朮四錢、白芷三錢、紫苏三錢、大腹皮二錢、茯苓四錢、半夏三錢、陈皮二錢、厚朴三錢、炙甘草錢半、砂仁二錢、生姜三片、大棗三枚)保和丸亦主之(山查三錢、神曲三錢、云苓四錢、半夏三錢、广皮二錢、莱菔子炒三錢、连翘三錢、麦芽三錢)。

慢性吐瀉症,在临床上一般所見属虛証居多,症見精神倦怠,中气虛乏,飲食少进,消化不良,腹中胀滿,或素本真气亏虛、或大病后所引起者,宜参苓白朮散去桔梗加北姜主之(云苓四錢、砂仁二錢、西党五錢、白朮五錢、北姜三錢、炙甘草二錢、淮山藥六錢、广皮錢半、扁豆四錢、莲肉五錢)。七神汤亦主之(肉豆蔻三錢、車前仁三錢、白朮五錢、广木香一錢、破故紙三錢、五味子二錢、吳萸二錢)。温中补脾汤亦主之(人参二錢、炙黃芪五錢、白朮四錢、干姜三錢、陈皮二錢、半夏三錢、云苓四錢、附片四錢、肉桂一錢、砂仁二錢、白芍

三錢、丁香一錢、甘草二錢、水煎服)。

如久瀉不止、下多亡陰，唇口干燥、舌苔焦黑，渴不甚飲、精神困頓，甚至旬日不食者宜胃關煎加味主之（熟地八錢、淮山藥八錢、吳茱二錢、白朮五錢、扁豆四錢、北姜三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粳米一合、赤石脂八錢、肉蔻霜三錢、水煎服）。

附案：湘鄉鄒某之子，初患夾食感冒，醫者治不得當，釀成泄瀉無度，唇燥、舌黑焦枯、口渴，但飲亦不多，粒飯不進者已達半月之久，且聞飯香即帶干嘔，脈細數、重按少神，形体消瘦，症屬重險，殊為可虞，因思久瀉必損脾腎，又曰腎者胃之關也，以胃關煎加肉豆蔻霜、赤石脂，粳米。四劑漸愈，后治同類者多人，均以此法轉危為安，尤其小兒，久瀉不止，津液大傷，脾腎大敗，余輒用此方，獲效甚捷。

如久瀉不止，下元不固者，宜加味訶黎勒湯主之（人參錢半、白朮四錢、煨訶子三錢、北姜三錢、北味錢半、熟地六錢、附片四錢、肉豆蔻霜三錢、山茱萸三錢、淮山藥八錢、烏梅五個、水煎服）。

有春傷于風，夏生飧瀉，或脏寒腸熱者，宜聖濟附子丸主之（附子六錢、黃連二錢、北姜三錢，烏梅五個）。

又有久瀉不止，木侮中土，脈象虛弦，服溫補劑不符者，宜喻嘉言所擬經驗方（人參錢半、白朮四錢、棗皮三錢、白芍四錢、木瓜四錢、烏梅五個、五味二錢、升麻錢半、赤石脂八錢、禹余糧三錢、炙甘草二錢）。

附案：株洲王某，男、年三十許，患泄瀉兩年，每逢春夏季更

甚，舌质淡紅少苔，脉象虛弦帶急，治者主以溫補則口唇生疮，进以寒涼則泄瀉愈甚，无如之何。余拟斂肝培土兼固下焦为治，以喻嘉言經驗方主之，囑其守服二十余剂，竟漸获全愈。

附：小儿吐瀉症

急性吐瀉症，多发生在夏秋两季，在小儿尤为多見。小儿吐瀉的治疗，原则上与成人相同。但因小儿体质娇嫩、服藥不胜峻烈之品，分量应根据年龄体质而增减。小儿服藥不如成人可一饮尽剂，宜多备緩服。因小儿体属稚阳，故初起每多发热而口渴，如热不甚者，可用胃苓汤（見前），热偏重者去桂枝加葛根、黄连、黄芩；寒偏重者加北姜、砂仁之类主之。初起津液未伤，元气未损、用之屡效。如瀉稍久，发热而口渴者，宜七味白术散治之（人参錢半、白术四錢、云苓四錢、甘草錢半、葛根四錢、藿香三錢、广木香一錢）；如舌紅口渴，里热甚者，用葛根黄连黄芩汤加味（見前）；如热不甚者，可用缩脾饮加减治之。（砂仁三錢、草果製料三錢、扁豆五錢、葛根六錢、烏梅五个、炙甘草二錢）。若久瀉不止、津液大伤，精神大败，肌肉消瘦，睡寐露睛，眼眶深陷，甚则舌焦唇燥，粒米不入口者，宜張景岳胃关煎加味（見前），或用加味訶黎勒汤（見前）；又泄瀉止后每多后遗症状，口渴多尿，饮一溲一等，宜用七味地黄汤去茯苓加五味、烏梅之类（熟地六錢、淮山藥六錢、枣皮二錢半、丹皮二錢、泽泄二錢、肉桂一錢、五味錢半、烏梅三枚），此方在临床上试用确有效驗，或口渴不止又兼发热、尿多、或微有泄瀉、阴津受伤者、宜救阴汤治

之(人參錢半、淮山藥六錢、黃精六錢、萎蕤六錢、麥冬三錢、扁豆四錢、葛根四錢、白芍三錢、棗皮二錢、烏梅四枚、炙甘草錢半),每小兒吐瀉後,夜間發熱,口渴引飲,余常用此方,多見良效;又小兒素稟先後天不足,或嘔瀉久,脾胃大傷,氣血大壞,兩目上窵,形羸色敗,變成慢驚,宜加味理中地黃湯(熟地六錢、當歸三錢、棗皮二錢、枸杞三錢、白朮四錢、干姜二錢、西黨四錢、肉桂一錢、炙黃芪四錢、棗仁抖三錢、附片四錢、核桃肉四錢、破故紙二錢、生姜三片、大棗三枚、另用灶心土煮水煎藥)。

附案:湘潭市譚某之子,五歲,先後天素虧,患泄瀉日久不止,氣血大壞,脾腎大傷,瘦弱已極,睡寐露睛,小便色白,唇口干燥,余投以加味理中地黃湯五劑,逐漸向愈。

霍 亂

霍亂的病名,在祖國醫學古典文籍中,早就有所記載:《素問至真要大論》云:“太陰之至,民病霍亂吐下。”六元正紀大論謂:“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。”《傷寒論》:霍亂有惡寒、發熱、頭痛、身痛等症狀。《病源》、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等皆以心腹痛為言。在臨床觀察,《傷寒論》所言之霍亂,多與感冒性病併發,故有身熱頭痛等症;《病源》、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所言之霍亂,多屬急性吐瀉症,故有心腹絞痛

等症。考现代传染性之真性霍乱，系病毒由口侵入消化道所致，凡生冷油腻，杂食不洁之饮食及感受暑湿秽浊之气皆足为导致本病的媒介。

本病每多发于立夏后，秋分前，顷刻间，遂挥霍撩乱，下泄泻、上呕吐，所吐泻之物如米泔水一样，皮肤皱折，眼眶凹陷，颧骨高聳、声音低小，手足逆冷，尿量减少，甚则转筋，转筋入腹者危，脉微欲绝，烦渴难耐，现出种种危急状态。但须注意与急性吐泻症加以鉴别：吐泻症多先吐而后泻，且泻出之物仍为黄色，无米泔汁样，又多兼有腹痛，而无心烦等症。

本病治法以解毒之药为主，以助心活血之药为佐，以调阴阳、奠中土之药为使，用张锡纯所拟之急救回生丹（硃砂錢半、樟冰片三分、粉甘草研細一錢、薄荷冰二分、上四味共研細，分三次服，开水送下，约半点钟服一次。此丹解毒强心，又能调和中宫，以止吐泻）。及急救回生汤治之（西党参一两、生淮山药一两、山茱萸八錢、炙甘草三錢、硃砂五分、代赭石八錢，水煎服。此汤治呕泻已极，精神昏倦，虚极将脱至危之候）。

附案：余于三十年前治潮乡一农民，突患霍乱吐泻，吐泻之物如米泔水样，口渴心烦，脉象弦细，精神昏沉，病势濒危。余用急救回生丹一料，接服急救回生汤三剂，病遂愈。但治此症用此类方法，余在临床上仅见一人，自后未曾复见。

又有属虚寒重症者，吐泻不止，顷刻间，眼眶下陷，颧

骨高聳，皮膚皺折，聲音低小，四肢逆冷，腓脛痙攣，汗出如冰，脈微欲絕，脫症畢現，斯時非用附子理中湯，通脈四逆湯（《傷寒論》方）。以溫中回陽，強心益氣，難以挽救。余在临床上觀察，每遇此等症候，輒用重劑附子理中湯加木瓜（西黨兩半、白朮二兩、北姜八錢、附片二兩、木瓜八錢、炙甘草三錢、水煎服），無不應手取效，活人甚眾，回憶猶历历如在目前。但此症非虛寒脫症畢現之際，此方不可浪投。

附案：憶昔年秋季，吾鄉有朱氏婦者，驟患大吐大瀉，繼又轉筋，眼眶凹陷，手足逆冷，汗出如冰，脈微欲絕，氣息奄奄，瀕于危殆，急用大劑附子理中湯加木瓜，即嘔吐頓止，手足轉溫，脈亦漸出，仍以原方減輕分量，調理十餘日而愈，后治相類者多人，悉以是法獲效。

又：湘鄉巴江張姓青年，類患此症，亦用大劑附子理中湯加木瓜，服三帖后依然吐瀉不止，手足逆冷，汗出如故，病家遂易近地名老鍾醫，仍用余擬之原方再加重木瓜三錢予之，其父拒不服，謂已服前方數劑，不惟全無效驗，猶覺精神更差，茲以原方再服，豈不償事乎？鍾曰：“此病幸服前方，不然汝子埋之久矣！何待今日尚存也！”不得已而服之，翌日，仍延余與鍾醫兩人會診，按其脈象漸大，詢其吐瀉已止，各症均已減輕，復就原方減輕分量，囑其再服兩劑，后以補脾養胃之藥調理半月而獲全愈，足征鍾醫診證明確，可謂有胆有識矣。

總之審証，切宜慎重。又如吐甚，先止其吐，用燒鹽湯（用刀一把放火上燒紅取出，以食鹽二錢置刀上，用冷水半盞，熱水半盞，從刀上淋入盞內，溫服之，嘔吐立止）；瀉

甚者先止其泻，用霍乱定中酒（樟脑丁香二两、大茴香二两、广皮二两、三味共研细末绢包，加罌粟膏一两、白酒一斤，将各药浸酒内，两星期后即可用，每服三、五分清开水和服。功能提神止泻，强心行气）；又有干霍乱（俗名痧胀），猝然而发，心腹绞痛，胸膈满闷，欲吐不吐，欲泻不泻，四肢麻痹，经纹青紫，躁扰昏乱，手足厥冷，胸腹灼热，继则气闭、神昏，不省人事，脉多沉伏，苔多黄腻，此秽浊阻碍凝滞血分。治法宜开其关窍，或取嚏，或引吐，或攻下，或外用挑、刮、针刺。其用药大法宜透达，不可发表，宜芳香而不可温燥，宜辛凉而不可冰伏，宜疏利而不可伤液。先用臥龙丹取嚏（北细辛二分、冰片二分、金箔二分、生石膏五分、闹羊花二分、灯芯灰二分、麝香五厘、牙皂二分、各药共研末，每用少许，掺鼻取嚏），继用备急丸（大黄一钱、巴豆一钱、干姜一钱、上三味研细末蜜为丸，每用二、三分开水送下。虚人慎用），以畅胃之壅滞。

附案：余友张某之子，倏患腹中绞痛，欲吐不吐，欲泻不泻，间带干呕，心烦躁扰已达一日之久。其父来我家求速治。余按其脉搏弦紧，形体俱实，用备急丸一粒服之，顷刻大便通利，腹痛立除。

外用括法：用铜钱蘸薄荷油括关节间，复用针刺中冲、曲池、委中、舌下、中脘、足三里等处，以通壅塞，内服救急丹（硼砂二分、雄黄三分、冰片一分、麝香五厘、硃砂三分、明矾二分、金箔二张、毕拨二分、牙硝二分，各药研末和匀，每服一

分,开水下),蟾酥丸(又名塘西痧药:蟾酥三分、大黄二钱、丁香五分、麝香三分、天麻一钱、雄黄二钱、硃砂一钱、共研细末,米粥为丸,硃砂为衣,每服三分至五分,开水下)。又附土方:紫荷芋头一个,用阴阳水磨水服;又辣蓼草抖融泡水服。按法用之,余屡试有效。

按霍乱一症,古今医者,聚讼纷纭,有寒霍乱,热霍乱,暑湿霍乱,秽浊霍乱之异,在临床上考察均属吐泻症的范畴,兹不复赘。

瘧 疾

祖国医学对瘧疾的认识早有记载,如《素问·瘧论篇》有温瘧、瘴瘧、寒瘧的论述。刺瘧论又有足六经瘧、五脏瘧、胃瘧、风瘧等十三种瘧疾的分类。《金匱要略》分瘧疾为四类(温瘧、瘴瘧、瘧母、牡瘧),并对瘧疾的肝脾肿大称为瘧母。《巢氏病源》更有山瘴瘧、痰食瘧、寒热瘧、往来寒热瘧、劳瘧、发作有时瘧、久瘧、间日瘧之分。唐以后,除上述分类,更分为正瘧、湿瘧、食瘧、疫瘧、暑瘧、劳瘧、三阴瘧等类。总计起来不下三十余种,但这些分类也都是从便于辨证论治出发的。

中医对瘧疾发生的原因,认为外来因素居多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:“夏伤于暑,秋必痃瘕”。瘧论篇曰:“夫痃瘕

皆生于风”。又“瘧者，风寒之气不常也”。至真要大论：“火淫所胜，民病头痛发热，恶寒而瘧。”刘元素《六书》云：“瘧之为病，因内积暑热之气，不能宣泄于外，而为瘧也。”李士材云：“湿瘧乃汗出澡浴，或冒风，或湿浸所致。”张景岳谓：“瘧疾之作，本由风寒暑湿之邪，感而致病。”古人认为瘧疾有由于毒气、瘴气、异气传染而来的，《巢氏病源》山瘴瘧候说：“此瘧生于岭南，带山瘴之气……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。”李挺《医学入门》：“外感异气，发为瘴瘧、疫瘧。”此所谓瘴瘧、疫瘧很可能是指恶性瘧疾。

古人对瘧疾不仅外在因素分析极详，同时也注意到机体的内在因素。如陈无择三因方所说：“夫瘧备具三因，外则感四气（风、寒、暑、湿）；内则动七情（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）；饮食飢饱，房室劳逸，皆能致之。”又瘧疾的临床征候，素问叙述甚详，其中瘧论说：“瘧之始发也，先起于毫毛，伸欠乃作，寒慄鼓颔，腰脊俱痛，寒去则内外皆热，头痛如破，渴欲冷饮。”刺瘧论说：“热去汗出……乃快然。”当瘧发作时，人体阴阳失去了平衡，所谓阳气并于阴，阳虚乃阴盛，外无气故先寒慄也。阴气逆极，则复出阳，阳与阴复并于外，则阴虚而阳实，故先热而渴。夫痰瘧者，并于阳则阳胜，并于阴则阴胜，阴胜则寒，阳胜则热。

瘧疾有日作、间日作、有间二日作，或至数日作之异。瘧之作有时者，因邪与卫会则发，卫与邪离则已也。日作者，受邪轻，卫气虽较滞而流行尚不过失其常度。若邪受

重，则卫因邪气相搏，卫不能胜，卫气较衰，行日迟，是以间日会，或间二日会方作，其日作转为间作者，邪进而卫气渐衰也；间日转为日作者，邪退而卫气渐旺也。

又瘧疾一病，前贤有偏执专属少阳一经者，殊不知内经论瘧，言之甚详、既分六经，又分脏腑，至仲景曰：“瘧瘧、温瘧、牡瘧。”皆未尝谓专属少阳一经。奈前贤因伤寒论足少阳经，寒热往来，休作有时等语，遂谓瘧疾无不本于少阳，咸以小柴胡汤为主方。惟海昌王孟英不为俗说所囿，谓小柴胡汤是治少阳经之正瘧也。果系足少阳经，风寒正瘧，则用之无不立愈。若是邪入他经，或系时瘧而用小柴胡，殊不相宜也。

总之，治瘧不宜拘执，宜辨証施治之。如初起，由于外感风湿而致者，头痛身疼，恶寒发热，小便短少，脉浮苔白，宜用三解汤加羌活、防风主之（柴胡三錢、麻黄三錢、泽泻三錢、羌活二錢、防风三錢）；若胸肋满闷，呕逆身痛者，宜柴胡桂枝汤（人参一錢、桂枝三錢、白芍三錢、柴胡四錢、酒苓三錢、法半夏四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姜三錢、大枣四枚、人参可用萎蕤八錢代之）；如纯热不寒，口渴引饮，白虎合小柴胡汤去半夏加花粉、石斛之类（玉竹六錢、知母四錢、石膏八錢、柴胡四錢、黄芩三錢、花粉四錢、石斛三錢、甘草二錢、粳米一合）；如纯寒无热，头痛身疼，或腹胀咳嗽，苔白不渴，小便清长，属寒湿者，五积散治之（广皮二錢、麻黄二錢、蒼朮四錢、白芷三錢、白芍三錢、当归四錢、川芎二錢、枳壳二錢、桔梗三錢、

桂枝四錢、北姜三錢、云苓四錢、厚朴三錢、法夏三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姜三片、葱白三根)；又有属湿热者，腹中脹滿，食慾不进，小便短赤，柴平汤主之(玉竹八錢、柴胡四錢、法半夏四錢、酒芩三錢、蒼朮四錢、厚朴三錢、广皮二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)；又倪涵初所定三方甚为平易，次第用之均能应手取效。第一方：云苓四錢、法夏三錢、陈皮錢半、威灵仙二錢、蒼朮三錢、厚朴二錢、黃芩二錢、青皮錢半、檳榔二錢、炙甘草一錢、生姜三片。第二方：生何首烏四錢、陈皮錢半、云苓四錢、柴胡三錢、黃芩二錢、威灵仙二錢、知母三錢、当归三錢、鱉甲四錢、炙甘草錢半、生姜三片。第三方：人參一錢、黃芪四錢、白朮三錢、陈皮錢半、柴胡三錢、升麻錢半、炙甘草錢半、或加首烏四錢、知母三錢、青蒿三錢、麦芽三錢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。若系痲痺、癱瘓宜达原饮加减(知母三錢、厚朴二錢、檳榔二錢、草果二錢、白芍三錢、甘草錢半、黃芩二錢、姜生三片、大枣三枚)；又有久瘧不愈，宜鱉甲饮子(醋炙鱉甲四錢、白朮四錢、黃芪五錢、川芎二錢、檳榔二錢、草果二錢、厚朴二錢、陈皮二錢、甘草錢半、烏梅五个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)，及四兽饮加鱉甲、首烏(人參一錢、白朮五錢、云苓四錢、法夏三錢、陈皮二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烏梅五个、草果二錢、鱉甲四錢、首烏八錢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)，又久瘧不止，脾肿大成为瘧母者，以久瘧全消丸主之(威灵仙一两、莪朮一两、麦芽一两、生何首烏二两、青蒿五錢、金毛狗去毛八錢、炒穿山甲五錢、黃丹五錢、鱉甲四两，共为细末外用山藥粉一两，飴糖一两，加水一碗，糊

为丸如綠豆大，每服三錢，姜汤送下）。

附案：余治某青壯年，患瘧疾三年，或一月一发，或数月一发，纏綿不已，服各种西药均无效，主用久瘧全消丸二料，服完頓止，自后終不复发，姑紀此案以为治瘧母者之鉴。

余在临床上以寒热瘧，湿热瘧，疫瘧見之为多，每用柴胡桂枝汤，柴平汤，倪涵初经验第一方，达原饮等出入互用，均有良效，又治瘧不可轻用截法，若邪气未尽，而早截之，必发肿胀等症，其后患莫测。

附：瘧疾外治单方

- 一、墨头草。取全草加食盐少許，共抖烂，在未发前六小时貼手腕部脉管上。
- 二、常山一錢、草果一錢、川烏一錢、草烏一錢、陈皮一錢、甘草一錢，共研細末，用絹藏貯，聞于鼻間瘧即止。
- 三、胡椒二錢，雄黃二錢共研細末，和飯抖烂为丸如梧子大，外以硃砂为衣，将一丸放在臍中外以膏药貼上，瘧即止。
- 四、青蒿、黃荊叶二味洗淨晒干等分，煎成浓液，当茶飲之。

痢 疾

痢疾，古典医籍谓之肠澼，又谓之滯下，今名曰痢。其症里急后重、腹痛、欲便不便，膿血污浊，或赤或白，或赤白相杂。此症四季皆有，惟夏秋之交为最多。本病传染力

最大，一方之內上下傳染。又有一種休息痢，流連不愈，愈而復發（西醫名阿米巴痢）。又陳修園《醫學實在易》有云奇恆痢，所謂奇恆痢者，以其異於常痢也，其症余在臨床上未曾見過。

按痢疾一症，昔賢治法殊不一致；張景岳主溫；朱丹溪主涼；喻嘉言主發汗；唐容川主疏達肝木，開提肺氣；劉河間謂行血則膿血自止，調氣則后重自除；若汪訥菴又專主除濕清熱；而倪涵初又以治痢勿犯四忌之說：一曰忌溫補，二曰忌大下，三曰忌發汗，四曰忌分利。然數賢者，雖各有特見，余以為不必拘執，總以辨証施治之為得也。如痢疾初起，兼有外感風寒，發熱惡寒等表症，宜用人參敗毒散加黃芩、白芍治之（黨參四錢、羌活二錢、獨活二錢、前胡三錢、柴胡三錢、川芎錢半、枳殼二錢、桔梗三錢、蘇薄荷一錢、黃芩二錢、白芍三錢、甘草錢半、生姜三片、水煎服）；若身無寒熱，但腹脹，里急后重，下痢赤白，而元氣未衰者，余以加味平胃散（蒼朮四錢、厚朴三錢、廣皮二錢、白芍四錢、萊菔子炒拌三錢、酒炒黃芩三錢、香連丸四錢吞服、炙甘草二錢）、潔古芍藥湯（芍藥一兩、當歸四錢、黃芩三錢、黃連三錢、廣木香錢半、檳榔二錢、桂枝二錢、甘草錢半），倪涵初第一方（黃連錢半、黃芩二錢、白芍四錢、山查三錢、枳殼錢半、厚朴二錢、檳榔二錢、青皮錢半、當歸五錢、地榆二錢、廣木香一錢、甘草錢半、酒炒紅花一錢、桃仁拌二錢），以此三方，余數十年出入互用，无不奇效。又有屬寒症者，如腹痛身痛、惡寒、下痢、重滯、

赤少白多、口不渴、小便清长、唇口淡白、四肢不温、舌苔白滑、脉象迟缓，宜以五积散加减（苍术三钱、白芷三钱、白芍四钱、当归四钱、川芎二钱、枳壳二钱、桔梗三钱、桂枝三钱、北姜三钱、云苓四钱、厚朴三钱、陈皮二钱、半夏三钱、炙甘草二钱、生姜三片、槟榔钱半、草果二钱），及当归四逆汤加薤白、木香治之（当归四钱、白芍八钱、苏木通三钱、桂枝三钱、细辛一钱、薤白三钱、甘草钱半、广木香一钱、生姜三片（本方五倍））。

附案：余学徒时，曾记吾师治一易姓者，患痢疾月余，不愈。红白兼下，里急后重，白多红少，腹中阵阵作痛，加用调气行血之剂均不应，师用变治法以五积散加减服之，数剂而愈。后余治相类者，均以此方获效多次。

又有寒热错杂、腹痛、嘔吐不食、下利红白、里急后重、日久不已者，以乌梅丸加味主之（乌梅七个、人参二钱、附子四钱、北辛一钱、桂枝三钱、川椒三钱、北姜三钱、黄连二钱、黄柏二钱、当归四钱、香连丸三钱、白头翁三钱）。

附案：湘潭市王氏妇者，年逾五旬，呕吐泄泻腹痛，红白杂下，里急后重，寒热交并，口喜热饮，舌苔边白中红，已达一月之久。自分必死，延余诊之。余曰：此痢与寻常异，非寒热并用不可，疏方乌梅丸加白头翁合吞香连丸，数剂乃得渐愈。

又痢久不愈，郁热生毒，或误服温补过早，肠中腐烂切痛后重，下痢腐臭，宜张锡纯之通变白头翁汤治之（山查一两、白芍四钱、田三七研细泡三钱、白头翁四钱、秦皮三钱、生地榆三钱、鸦胆子六十粒去壳，桂圆肉包好分两次以上药水送

吞)，按此方治誤服溫補過早、熱郁腸胃、流連不愈、釀成下痢腐臭者，確有效驗。又痢疾絕食，頻嘔不得下，名噤口痢，宜半夏瀉心湯加吳萸用之有效（半夏四錢、人參錢半、北姜三錢、黃連二錢、黃芩二錢、甘草二錢、大棗四枚、吳萸一錢）；但現舌干無津，食不得下，又宜清熱生津，須用唐容川救胃煎（生地四錢、白芍三錢、黃連錢半、黃芩二錢、玉竹四錢、花粉二錢、麥冬三錢、杏仁三錢、石膏五錢、枳殼二錢、桔梗三錢、厚朴二錢、甘草錢半）。又休息痢，余擬以香連丸、鴉胆子、白頭翁合用，其效甚捷（鴉胆子六十粒、香連丸四錢、以白頭翁一兩煎水分兩次送吞）。

附案：譚某，患休息痢年余，脈血粘稠，里急后重，日十余行，愈而復發，但飲食起居無常，服藥多方無效，余擬以香連丸、鴉胆子、白頭翁合用，服五劑遂愈。以後繼治是病多人，悉用是方奏效。

又駐車丸加木香、鴉胆子治休息痢亦極驗（蒲黃炒阿膠五錢、當歸四錢、黃連三錢、黑姜三錢、廣木香錢半、鴉胆子四十粒，服法、制法同上）；至于久痢屬虛証者，以補中益氣湯送下香連丸多效（黃芪六錢、白朮四錢、陳皮二錢、柴胡三錢、升麻錢半、西黨四錢、當歸二錢、炙甘草二錢、香連丸四錢、生薑三片、大棗三枚）。又久痢脫肛，無余邪者，宜真人養臟湯治之（煨訶子三錢、石榴皮五錢、肉豆蔻三錢、當歸四錢、肉桂錢半、廣木香錢半、白朮五錢、西黨六錢、白芍四錢、甘草二錢）。

附：痢疾单方

一、萊菔子炒拌四錢、山查炭一两、紅白糖各一两、久痢加槐花炭三錢、鮮椿根白皮八錢合煎服。

二、馬齒莧一两、白木槿皮五錢，水煎浓服。

湿 温

湿温为伤寒有五之一，《难经》言之甚详。中医所谓伤寒，有广狭两义；广义包括了风寒湿温热诸病，乃外感病的总称；狭义伤寒是专指寒邪致病而言。因为《内经》云：“今夫热病者，皆伤寒之类也。”由此可知，湿温病实包括在伤寒中。

湿温病源，乃既受湿又感暑也，即是湿温亦有湿邪久伏而化热者。晋唐以下，统称为湿热，一则根据于时令气候寒热之变迁，一则根据于地方秽浊之播扬。邪不从表受，多由口鼻而入。发病多在夏秋两季，年龄多在少壮者，我国各地均有发现。

古人认为戾气病毒，由口鼻而入，病之始起也，正邪相搏病状乃生。但湿邪传经与风寒不同，风寒从表入里，必从太阳始递传至三阴；若湿温则邪从中道，属阳明太阴经者俱多，湿热之邪从表入者十之一二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。因阳明为水谷之海，太阴为湿土之脏，故多阳明、太

阴受病。若湿轻暑重，则归阳明；暑少湿多，则归太阴，并延膜原。膜原者外通肌肉，内近胃腑，膜原居其中，凡口鼻肌肉所受之邪，多归膜原，要知湿温之病，不独与伤寒不同，且与温病亦殊。温病乃少阴太阳同病，湿温乃阳明太阴同病也，或太阴脾土，先有内伤湿饮停聚，再感客邪，内外相引，故病湿温。

湿温病的症状是极其复杂的，因此必须掌握特征。它的特征在临床上观察，主要是始恶寒，后但热不寒，来热甚渐，逐日加重，一日之间，午后较盛，日晡最高，汗出胸痞嗜臥，神识不甚清明，口膩、呕噦、腹胀、大便溏而不爽，口渴不欲飲，或不多飲，或喜熱飲，必至湿已化尽，才喜冷飲，舌苔初起多白，继而由白转黄，脉象现濡，且湿温症中，白痞最为多見，因白痞系湿郁卫分汗出不彻之故。以上系通常一般的临床症候。但湿温病变化多端，医者必须细心审辨，才能避免差误。湿温有湿重于热的，有热重于湿的。湿偏重的初起恶寒，发热，头痛，四肢重痛，疲倦，胸闷，呕逆，不能食，口干不欲飲，小便不利，面色晦滞，身重多眠睡，耳聾，午后热更高，呢喃妄语，或渴喜熱飲，心下滿悶，呕噦，大便溏而不爽，舌苔白厚或灰黄，边缘红色，热偏重的发热较盛，不恶寒，头眩而痛，肢倦胸闷，干呕，嘈杂似飢而不欲食，微煩欲寐不得寐，渴不多飲，小便色黄而不利，或干咳鼻衄，面色微红，舌苔黄多白少，或带干，脉象濡数，甚则壮热，汗出油腻，煩渴而喜冷飲，谵语

狂乱，腹胀肠鸣，大便或结，或下利垢腻，小便短赤浑浊，脉或洪数，苔或黄厚。但热多耗伤阴血，阴血伤，则多心烦不眠、肌肉消削、舌苔焦黑，甚则直视，撮空痰涎等症象。

湿温治法与风寒湿热不同，风寒之邪，一汗即解，湿热为患，投凉即安，湿热属于无形之气，易于弥漫三焦，过汗则有亡阳之变，误下则有伤阴之患，遽用滋润则有邪结难解之虞。古人虽多良法可采，然用不得当即可铸成偏热偏寒之错。大抵治湿温的法则，主要有三种：芳香化浊法；淡渗利湿法；苦寒清热法。如初起发热头痛、身疲、四肢倦怠、胸满、大便不调、小便短赤、恶食呕啰者，宜加减藿香正气散主之（藿香三钱、大腹皮三钱、白芷三钱、云苓四钱、苏叶二钱、陈皮二钱、厚朴二钱、法夏三钱、滑石六钱、连翘三钱、苡仁四钱）；如胸满恶食，身热汗出不解，倦怠体重，午后热甚，舌白不渴，状若阴虚，三仁汤主之（杏仁三钱、蔻仁三钱、苡仁五钱、竹叶三钱、半夏三钱、厚朴三钱、木通三钱、滑石六钱）；如发热倦怠，胸闷腹胀，肢疲体重，身黄颐肿，口渴溺赤，便闭，舌苔滑腻，甘露消毒丹主之（滑石六钱、茵陈五钱、木通三钱、石菖二钱、藿香三钱、黄芩三钱、连翘三钱、贝母三钱、射干三钱、薄荷钱半、白豆蔻三钱）。以此三方，在治疗上如湿温症而湿未尽化为热者，出入间用，屡应不爽，诚治湿温之有效方也。

又証見气郁痰盛，或呕吐苦水，心胆俱怯，痰涎上逆，虚烦惊悸，夜睡不眠等症，以温胆汤加黄连合碧玉散治之

(法夏四錢、云苓四錢、广皮二錢、竹茹三錢、枳实三錢、黄连錢半、石菖二錢、甘草錢半、碧玉散四錢)；又有热重于湿者，大热煩渴，脉洪大，甚则谵语，白虎加蒼术汤治之(知母四錢、石膏一两、粳米一合、甘草二錢、蒼术四錢)；如症見瘧厥昏狂，谵语发斑，舌色干红或焦黑，此乃湿温伤营之候也，宜神犀丹主之(犀角一錢、石菖二錢、生地六錢、黄芩三錢、银花三錢、元参五錢、人中黄二錢、连翘三錢、板兰根三錢、香豉一合、花粉四錢、紫草三錢、共抖为丸，凉开水化服)，或兼吞安宮牛黃丸(牛黃、郁金、黃連、黃芩、梔子、犀角、雄黃、硃砂、枚片、麝香、珍珠)及至宝丹(犀角、硃砂、雄黃、玳瑁、琥珀、麝香、龙脑、金箔、銀箔、西牛黃、安息香)；若見表里俱热、狂躁心煩、口干咽痛、唇齿焦垢、神昏谵语、大热炽甚等症者，宜清瘟败毒饮(石膏一两、生地八錢、犀角一錢、黃連二錢、梔子三錢、桔梗三錢、黃芩三錢、知母三錢、赤芍四錢、玄参五錢、甘草二錢、丹皮三錢、竹茹三錢)。

白 喉

白喉是一种急性传染病，由口鼻传染而得。但此症虽由疫毒传染，然必须先由病者宿有蕴热，潜伏肺胃，迨病毒侵袭，立现咽喉红肿疼痛，白屑弥漫，怯寒壮热等症。初起微痛或不痛，有随发而白随现者，有至二、三日而白始

现者，有白点白块不等者，甚至满喉皆白，有粉白或灰白不一者，重则块上呈现青白灰色，或颗粒形附着肌肉，揩之不去，挾之出血，痛如针刺，四周红肿坚硬，如白点白块逾日增加为缓，若陡增陡落，顷刻递增，最为危殆。西医对本病分为多种，而中医则统称白喉，缘中医不重在病名，而重在辨证论治，所以李纪方（《白喉全生集》著者）云：“凡治病必须寻经络，察寒热，审虚实，三者既明，虽杂症百出，可一以贯之。对白喉症，亦寒热之不时，气血之不调所致，非六经之外，别有一病也。”对白喉症论治以此说最为精详，不概指为疫，而以寒热二字为纲领，然寒热之中，又分轻重虚实，余在临床上按此法施治，则屡试屡效。若以白喉只知有热，不知有寒，或专信《白喉忌表挾微》，只知养阴，绝忌发表，如此机械则鲜不误人矣。如养阴清肺汤，本为治白喉之良方，若初挾有表邪，不辨寒热，一概投之，余日击治误者多矣。且忌表药中，有忌荆芥、防风、桔梗、牛子、僵蚕、蝉蜕者，种种恶习殊可慨叹。李纪方云：“若舍症而言药，何药不忌。”诚哉是言。但患白喉者，余在临床上观察，本病属热症多，属寒症少，又每见死于寒症者多，死于热症者少。大抵人知有热症，而不知有寒症，即知有寒症，而不知有虚寒之症，皆因不辨寒热虚实，不结合自己临床经验，偏信一家之言所误也。又白喉服药与吹药并重，盖热寒伏于内，非服药不能治其本，而毒气壅于喉，非吹药不能解其标，若危险之症，必先吹药扫去痰涎，而后

可以服藥。

白喉初起，无论有无寒热，喉内红肿而痛，白膜未现者，土牛膝煎服之（土牛膝开白花者，根、茎、叶俱可用，不拘多少，煎水当茶喝），外用冰硼散（元明粉五錢、硃砂一錢、硼砂五錢、大枚片八分，研极细末吹之），李氏加减离宫回生丹吹之（西洋参二錢、大枚片一錢、黄连一錢二分、山慈姑一錢、元明粉六分、人中黄一錢、硼砂三錢、西洋参叶去梗八分、孩儿茶五分、建青黛五分、薄荷七分、上药除枚片、青黛、元明粉外、共研极细末、过绢筛、再合枚片、青黛、元明粉同碾精细，瓷瓶收貯，黄蜡封固瓶口，勿使洩气）；若白喉初起兼有寒热者，白点見于外关，红肿而痛，此热邪在表，治宜李氏人参败毒散（洋参二錢、防风二錢、白芷二錢、浙貝二錢、桔梗二錢、银花三錢、僵虫三錢、牛蒡子三錢、荆芥一錢、蝉蜕七只、皂莢三个、人中黄一錢），外用李氏加减离宫回生丹吹之；若白喉热症渐重，白点見于关内、发热头痛、口渴、肢痠，喉内干红肿痛，或痰涎壅盛，饮食难嚥，舌苔深黄，甚或焦黑，便闭溺澀、目赤心煩，此热邪已入里，治宜李氏达原饮（槟榔二錢、煨草果二錢、连翘二錢、僵蚕姜汁炒二錢、厚朴一錢、知母一錢、蝉蜕去头足七只、瓜蒌壳錢半、黄芩錢半、人中黄錢半、银花三錢、水竹茹錢半水煎服），外用人中白散吹之（真青黛一錢、煨硼砂一錢、薄荷末五分、人中白二錢、大枚片三分、孩儿茶一錢、元明粉一錢、西牛黄三分、馬勃一錢、珍珠五分，共研细末吹之）；如白喉兼有腐潰恶臭已化膿者，可

用普濟消毒飲(玄參三錢、桔梗三錢、牛蒡子三錢、連翹三錢、薄荷錢半、陳皮錢半、黃芩錢半、馬勃布包三錢、黃連一錢、殭蟲二錢、板蘭根一錢)，外用錫類散吹之(珍珠粉五分、青黛六分、象牙屑煨黃三分、壁螬窠二十一枚、西牛黃二分、大枚片三分、人指甲煨黃三分、共研極細末，吹喉用)；若白屑滿布咽喉，或壯熱口臭等，內服神仙活命湯(龍胆草錢半、生地三錢、桔梗二錢、白芍三錢、板蘭根錢半、馬薊鈴錢半、黃柏錢半、瓜蒌皮三錢、生石膏五錢、山梔二錢、射干三錢、甘草一錢)，并服六神丸(西牛黃錢半、明雄黃一錢、珍珠粉錢半、麝香一錢、冰片一錢、蟾酥酒化一錢研細末，酒化蟾酥滾丸如芥子大，再用百草霜為衣，每服十丸或五丸，熱湯化開，徐徐嚥下)，外用李氏離宮回生丹吹之(熊膽二錢、如濕潤放銀窩內微火焙干，西洋參二錢、黃連六分、山慈姑一錢、硼砂二錢、人中黃一錢、孩兒茶五分、真麝香三分、大枚片一錢、蘇薄荷七分、真牛黃一錢、青黛五分、上藥共研極細末，瓷瓶收貯，臨用時每次以三厘，用銅風鼓吹入白處，使毒氣隨風涎吐出而愈)；若聲音嘶啞，呼吸困難，咽頭紅腫堅硬，假膜滿布，精神倦怠，昏沉煩躁者，宜用加減清肺湯治之(甘草錢半、麥冬三錢、生地三錢、白芍三錢、丹皮三錢、酒大黃二錢、枳殼錢半、玄參三錢、芒硝二錢、浙貝母三錢、木通二錢)。至于肺胃虛熱，津液不足，或病邪已退，津液受傷者宜養陰清肺湯(大生地三錢、玄參三錢、蘇薄荷錢半、丹皮錢半、白芍三錢、川貝母二錢、麥冬三錢、甘草一錢)；又有屬於虛熱者白點見于關內

外，色稍不潤，喉內紅腫，下午痛甚，口干不渴，舌苔黃而滑，小便略赤而長，飲食稍碍，心煩不眠，此虛陽上浮，不可認作實熱攻下。宜李氏甘露飲（生地黃四錢、熟地黃三錢、麥冬去心三錢、殭蟲三錢、銀花錢半、天門冬錢半、石斛錢半、枳殼錢半、粉草錢半）；又有白喉屬寒症者，但較之熱症為少。初起發熱、惡寒、頭痛，飲食可進，舌苔潤白，二便清和，白見于關內或關外，色必明潤而平，淡紅微腫，不甚痛，此寒邪在表，宜荆防敗毒散（防風三錢、柴胡姜汁炒二錢、半夏姜汁炒二錢、桔梗二錢、前胡二錢、獨活錢半、荆芥錢半、羌活錢半、銀花錢半、枳殼錢半、粉草一錢、生薑三片），外吹李氏坎宮回生丹（真血竭一錢、細辛一分、真雄精一錢、牙皂二分、大救片四分、真麝香六分、礪砂一錢、廣郁金一錢、生附片一錢，蜜炙焦枯，上藥共研極細末，瓷瓶收貯，臨用時每次三厘，用銅風鼓吹入白處，使毒氣隨風涎吐出而愈）。

附案：吾鄉張某之子喉痛，發熱頭痛，滿喉淡紅，微腫，兩邊現白，但飲食如常，苔白，大小便正常，脈浮緩，向者用清熱解毒之藥無效，延余往視，余曰：此表邪失解也。以李氏荆防敗毒散三劑而愈。

如白見于關內，成點成塊，或滿喉俱白，色如凝膏，喉內淡黃微痛，時作時止，頭痛項強，身重惡寒發熱，咳嗽結胸痰壅，舌苔白厚，不思飲食，或手足厥冷，腹痛欲吐，此寒邪已入里，宜李氏參桂飲（人參三錢、法夏二錢、甘草二錢、殭蟲二錢、肉桂去皮五分、陳皮一錢、砂仁姜汁炒一錢、生薑

三片)。

若白見于关内，色明润成块，其或凹下不红不肿，不甚疼痛，饮食稍碍，舌苔白滑，二便如常，或溏泻，或两颧作红，嘴唇燥裂，此上假热下真寒証也，治宜李氏鎮阴煎（熟地黄六錢、泽泄二錢、淮牛膝盐水炒三錢、本制附片三錢、殭虫二錢、金银花錢半、炙甘草一錢、煨姜一片、肉桂去粗皮研細泡对四分），外吹坎宮回生丹（見上）。

附案：吾本家朱氏妇者，突患白喉，邀余往視，見关内白块两条色似豕膏，不紅不肿，亦不甚痛，二便正常，舌苔滑白，嘴唇燥裂，下午两颧呈紅，前服养阴清肺之剂，数日罔效，余曰：此假热真寒証也，以李氏鎮阴煎冷服，数剂乃得全愈。

又治疗白喉，常于舌下紫筋处，以消毒三稜针刺之，须令病者舌伸出外，流出黑血少许即松；再于两手少商、中冲、合谷等穴及耳上紫筋各处，如前法刺之，流出黑血少许，则病症立时見轻，拭淨后，用硼砂水嗽口，随即入人中白散吹之，日十余次自愈。

白喉无论寒热症，如汗出似油者难治；失音动痰气喘者难治；目光直视者难治；用针刺无血者难治；吹药无涎者难治；吹药即痛止白落，过日复患者难治；滿喉白、滿喉肿、惟热症者难治；医者如遇此等症候，慎勿忽之。

百 日 咳

本病中医书籍，统名咳嗽，《素问》谓为肾咳，《医学大辞典》亦载之，至清代始有顿咳、顿呛、百日咳、阵咳、鸪鹑咳等。以特有之病状而命名，迨后复有疫咳、痉咳之称，为切合病症实际，故定名为百日咳。

本病发生多在气候失常之春冬二季，一人感染，蔓延一境，尤以二岁至五岁的小儿感染为最多，以下次之，老人及壮年者罕罹其害。其传染的途径多由与患者相接触，或因含有本病病毒的痰唾什物等之媒介，或由空气之传播，故公共团体、集会场所，皆易招引本病。患过本病一次之小儿，在后即得免疫性，但亦有不尽然者。

本病多与感冒病混合发现，故症候之经过中，亦常见感冒症候夹杂其中。初起鼻塞流涕、喷嚏，时发咳嗽，体温微升，多在日暮之时，舌苔薄白，脉搏带数，全身不适，殆与普通感冒无甚区别。迨至一周以后，本病真象渐次显露，当咳嗽未发之际，自觉胸喉之间苦痒异常，咳则先作鸡鸣状（或作驴鸣），或如吹笛状之深吸息，一呛十数声，或数十声，连呛不已，头倾胸曲，喉头口腔屡见痰涎之涌出，甚则呕吐，久则声音嘶哑，须以手指挖取之，始觉轻松。发作剧烈者，往往呼吸困难，有窒息之虞，颜色青红带

肿，颈静脉怒张，涕泪交流，苦闷难堪，甚或引起恶心呕吐等症。如此反复发作，饮食减少，形容憔悴，轻者一日约发十余次，剧者数十次，每发作时持续的时间约十秒至二十秒，甚至二、三分钟以上者。

本病极为顽固，病程亦长，愈期较迟，纵治之得当，只能逐渐轻松，难能遽然而愈。而通治之法，初起不外解表清肺，继则降气化痰，然总以辨证论治为原则。如初起与感冒并发恶寒发热、咳嗽痰多者，用金沸草散加杏仁、厚朴（旋复花三钱、前胡二钱、北细辛六分、法半夏三钱、荆芥穗二钱、云茯苓三钱、炙甘草一钱、厚朴二钱、苦杏仁二钱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水煎服），止嗽散合二陈汤加姜枣（荆芥二钱、百部二钱、白前二钱、陈皮钱半、云苓三钱、桔梗三钱、紫苑二钱、法夏二钱、炙甘草钱半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、水煎服）；如寒邪偏重，挟有痰饮者，宜用桂枝厚朴杏子汤加细辛、法夏、旋复花（桂枝二钱、白芍二钱、厚朴二钱、杏仁二钱、法夏三钱、细辛五分、旋复花二钱、炙甘草一钱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、水煎服）。按此方加法夏、细辛，旋复花系仿陈修园法，治小儿一切感冒、痰嗽气逆，属于寒者用之神效，胜过青龙、射干麻黄等方之功效也。如热重寒轻者，用麻杏石甘汤加法夏、紫苑、百部（麻黄钱半、杏仁二钱、生石膏五钱、法夏三钱、紫苑二钱、百部二钱、炙甘草钱半），又如呛咳不已，甚则嘔吐，痰中带血者，用橘皮竹茹汤加杏仁、赭石（玉竹五钱、法夏三钱、麦冬三钱、赤苓三钱、枇杷叶钱半、竹茹二钱、广皮钱半、杏仁二

錢、赭石五錢、炙甘草一錢、生姜三片、大棗三枚水煎服)；或咳甚吐血、衄血者，用芩白散加瓜蒌仁、杏仁、白茅根、枇杷叶(桑皮三錢、地骨皮四錢、瓜蒌仁三錢、杏仁三錢、白茅根五錢、枇杷叶三錢、甘草錢半、糯米一合)寒降湯加側柏炭(赭石六錢、竹茹錢半、法半夏三錢、白芍三錢、牛蒡子二錢、瓜霜二錢、炙甘草二錢、側柏叶炭四錢)；如纏綿日久，咳則肋下疼痛，發熱，或寒熱往來，甚則吐血、白膜充血，脈象帶弦，用逍遙散加干姜、細辛、五味半夏、枇杷叶(白芍三錢、當歸三錢、云苓三錢、柴胡三錢、白朮三錢、薄荷錢半、北姜二錢、北細辛六分、北味一錢、枇杷叶二錢、法夏三錢、炙甘草一錢)。

附案：雙峯王君之子，年方七歲，病百日咳，一噎十數聲，噎則頭傾背曲，口腔痰涎涌出，已服發散藥，飲食不進已數日矣，延余往診，身熱心煩，咳嗽氣逆，左目充赤，間時鼻衄吐血、口渴、苔白而滑，脈象弦緩，取視向者所服之藥，悉以清金利痰降氣為治，詢其已服十劑，如石投水。因思高士宗云：“患頓咳不服藥，至一個月亦愈，所以然者，周身八萬四千毛竅，太陽膀胱之氣應之，以合于肺，毛竅之內即有絡脈之血，胞中血海之血應之，以合于肝。若毛竅受寒致胞血凝滯，其血不能澆滲于皮毛、絡脈之間氣不煦，而血不濡，則患頓噎。至一月則胞中之血一周環復，故一月可愈。醫者但治其氣，不治其血，但理其肺，不理其肝，宜乎病之不愈也。”以此，乃用逍遙散，仿張氏醫通加干姜、五味、細辛、法夏、枇杷叶，與之數劑后，漸獲全愈。按此方治咳日已久，傷及肝臟，兼挾有痰飲者宜之。若肺陰已傷，脈數口渴，肺經有熱，慎勿妄投也。

肺痈、肺痿

何谓肺痈、肺痿？肺热壅结于肺而生痈，是谓肺痈；肺阴受伤，肺叶焦枯而痿，是谓肺痿。二证皆属于热，但有虚实之分。《金匱》云：“脉数而虚者为肺痿，脉数而实者为肺痈。”肺痈之生，初起由感受风寒，未经发越，肺中壅热，或平素嗜好酒辛，俱令肺气不通，壅结于肺而成肺痈，肺痿之原因不一，或大汗出，或大呕吐，或亡血，或快药下利。凡此四因俱令重亡津液，不能上输于肺，肺失所养，其叶日焦，遂成肺痿。肺痈症状，咳而喘满，胸内隐隐作痛，振寒脉数，状类伤寒，咽燥不渴，唾稠粘黄痰，兼臭秽脓血，食生大豆而香，是其候也。

疗法：初起乘脓未成，风寒郁于表者，法宜疏散，用麻杏石甘汤以表之（麻黄三钱、杏仁三钱、生石膏八钱、甘草二钱、水煎服）；如气壅痰盛、不得卧者，急服葶苈大枣汤以泻之（炒葶苈五钱、大枣擘十二枚、水煎服）；如咳吐稠粘黄痰，兼臭秽脓血者，宜用千金苇茎汤治之（鲜苇茎二两、苡仁一两、大瓜蒌一个擘、桃仁去皮尖三钱，水煎服）。

附案：湘乡易某，男，年五十许。又黄某、刘某，先后同患肺痈，咳吐脓血臭不堪闻，经服多方未愈。尤为易某，一吐盈盆，形类米粥，臭溢户外，间吐鲜血，咸以千金苇茎汤合桔梗汤十余剂，

均获全愈。忆多年来，每用葶苈湯合桔梗湯治此症，令其久服，自始至終，守服此二方，或隨証加味，而治愈者數十人，誠屢試屢驗之方也。

若吐膿腥臭，形如米粥者，宜排脓解毒，桔梗湯主之（桔梗五錢、甘草一兩、水煎服）；若吐膿腥臭，咳而胸滿者，宜外台桔梗白散（桔梗三錢、貝母三錢、巴豆去皮尖熬黑研如脂一錢，前二味研細末為散納巴豆，更加臼中杵之，以白湯和服，強人服五分，弱者減之，病在膈上者吐脓，在膈下瀉出。若下多不止，飲冷粥一盃即定）；若咯吐脓血，兼午後身熱煩躁，宜金鯉湯主之，兼飲童便（貝母三錢、先將鯉魚連鱗剖去，肚腸勿經水氣，用貝母細末摻在魚肚內，線扎之，用無病童子便半大碗，將魚浸童便內和童便蒸煮魚眼突出為度，少頃取出去鱗骨，取肉浸入童便內燉熟，肉與童便作二、三次食，一日食盡一尾，其功效甚捷）；若潰後胸肋隱痛，口燥咽干，咳吐稠痰腥臭，自汗盜汗，脈象虛數，宜寧肺桔梗湯治之（桔梗三錢、貝母三錢、當歸三錢、括萎仁三錢、黃芪三錢、枳殼三錢、桑白皮三錢、生甘草二錢、防己二錢、百合八錢、生苡仁五錢、五味子一錢、知母二錢、地骨皮三錢、杏仁三錢、苦葶苈錢半、生姜三片，水煎服）；若咳嗽不休，脓痰不尽，形體虛羸者，宜清金寧肺丸（茯苓五錢、陳皮三錢、桔梗五錢、川貝母五錢、人參三錢、黃芩五錢、麥冬去心六錢、地骨皮六錢、川芎二錢、銀柴胡六錢、白芍六錢、胡黃連六錢、五味子錢半、天冬三錢、生熟地各三錢、當歸三錢、白朮

三錢、炙甘草五錢、共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子大，每服五十丸，食遠白滾湯送下）；若咳嗽吐血者，宜苡仁湯治之（生苡仁六錢、冬瓜子三錢、鮮芫荽五錢、白芨三錢、藕節炭一兩、田三七一錢研末另吞、蜜炙枇杷葉三錢、生熟地各五錢、地骨皮四錢、枸杞子三錢，水煎服）。

肺痿症狀，咽干聲嘶，咳吐涎濁，肌瘦神疲、午后身熱，脈數而虛，咳聲漸現不暢，胸中脂膜口乾，行路即氣喘急，因肺為火迫失其清肅而變干燥。凡脾胃上輸之津液不獨不能沾潤，轉從熱化而為痰濁，咳唾不已，致肌瘦神疲，洒寒潮熱，久之肺葉枯燥，雖投清涼亦格格不入，宜萎蕤湯治之（萎蕤五錢、天冬三錢、麥冬三錢、生地四錢、熟地四錢、鷄子黃二枚、百合八錢、天花粉四錢、紫苑三錢、五味子二錢、銀柴胡三錢、地骨皮三錢、鱉甲四錢、秦艽三錢，水煎服），百合固金湯亦治之（生地四錢、熟地四錢、百合八錢、玄參五錢、甘草二錢、當歸三錢、白芍四錢、貝母三錢、桔梗四錢、麥冬四錢，水煎服）；如肺癰失音，六脈細數，氣口息粗，皮膚干燥等症，雖曰死不治，然坐以待斃，余心何忍，姑用大劑救肺湯以希万一（人參三錢、玉竹五錢、天冬五錢、麥冬五錢、熟地八錢、生地五錢、黃精八錢、茯苓五錢、生甘草四錢、野百合一兩、生藕五錢，水煎去渣，沖入白蜜再煮一沸，分三次服，常服勿間）；又宜服肺露方（人參二錢、天冬二錢、麥冬二錢、川貝母二錢、百合二錢、絲瓜絡三錢、阿膠珠三錢、玉竹四錢、白茯苓四錢、北沙參三錢、青黛三錢、蛤壳三錢、冬瓜子三錢、炙桑皮二錢

知母錢半、款冬花二錢、丹皮錢半、地骨皮錢半、炒葶苈一錢、馬薊鈴一錢，上為細末用雄豬肺一具，去心血，將葯末一半灌入肺內，一半撒在肺上蒸露，再將蜜炙枇杷叶十二兩、嫩蘆根十兩，另蒸露和入，每服一、二兩，隔水燉溫，逐日服一、二次），既可養陰，又能清熱。

但肺癰、肺痿愈后，均嚴戒辛辣酒炙食物，并忌食鴨蛋、羊肉、蝦蟹海腥等物。

附單方：

一、肺癰秘方：野蒲栗根四兩、浙貝母四兩、桔梗四兩、南沙參四兩、苦杏仁四兩、飴糖四兩。上以水十二碗，煮取三碗去渣，再煮取一碗半加入飴糖，不住手攪，緩緩收膏，每日沖服一次，服后咳出臭痰，服完一料，再服一料，服至腥痰盡淨，胸中不痛為度。

二、魚腥草煎湯食之。

三、陳年芥菹汁溫服灌吐之。

以上單方均經試驗，確有療效。

虛 勞

虛者氣血之虛，勞者疲困之謂，所言虛勞者，凡屬損傷太過之病，皆曰虛勞。虛勞証是由積漸而成，非急性的疾患。本病的範圍相當廣泛，考古典醫籍，有五勞七傷六極之稱。五勞者：心勞、肝勞、脾勞、肺勞、腎勞。六極者：筋極、骨極、肉極、血極、精極、氣極是也。七傷者，有兩種不

同的说法：《病源侯论》说：“大饱伤脾；大怒气逆伤肝；强力举重、久坐湿地伤肾；形寒饮冷伤肺；忧愁思虑伤心；风雨寒湿伤形；恐惧不节伤志。”又《医学入门》说，“阴寒、阳萎、里急、精漏、精少、精清、溺数”等亦名七伤。其病理变化有阴虚、阳虚、阴阳两虚，或本虚而复感外邪，治不得当，迁延日久，遂成虚劳等等。在病情发展方面，又有上损及下、下损及上之变，如自上损及下者：一损肺（咳嗽）、二损心（盗汗）、三损脾（食减）、四损肝（郁怒）、五损肾（淋漓）；自下损上者：一损肾（遗浊经闭）、二损肝（胁痛）、三损脾（胀泻）、四损心（惊悸不寐）、五损肺（喘咳），此所谓上损从阳，下损伤阴。在治疗方面，宜注意补脾、或补肾；如肺伤补脾、肝伤补肾，子母并育，使病体容易恢复。但以脾胃为生精化气之源，故治虚劳以能食为主要。在辨证方面，第一着重阴阳气虚。内经云：“阳虚生外寒，阴虚生内热。”凡见怯寒、少气、自汗、气喘、腹胀、便溏、食少、脉象虚缓，皆是阳虚证状；若见盗汗、怔忡、咳血衄血、经闭骨蒸、手足烦热，脉象浮数无力，或沉细而数等，都为阴虚证状。本病发生的原因亦有多端，或由于精血未满、早年断丧；或为案牘烦劳，心神亏损；或为六淫七情之侵，持续日久，耗损真元，在临床上观察，可分为阴虚、阳虚两端。《金匱》言：“男子脉大为劳，脉极虚亦为劳。”一言阴虚，一言阳虚，意者肾精损，则真水不能配火，故脉大；脾气损，则谷气不能内充，故脉虚。《内经》云：“损其脾者，调其饮食，适其寒

温；损其肾者益其精。”又内有干血劳，余在临床上每多见之，系血液枯涸，或劳动过度，积极伤阴以及妇女经血久闭，血热积久不愈，以致新血难生，积热难退而成干血劳病。又有肺劳病，如传尸劳、尸注、鬼注、庵𩑦、骨蒸潮热等统名劳瘵。它的发病原因，除因酒色、七情、内伤等外，古来医家都提到外来因素，如《巢氏病源》说：“死后复易旁人乃至天門以其尸病注易旁人，故谓尸注。”是劳瘵与虚劳有不同之处者，有瘵虫食人脏腑，其特点为劳瘵病能够互相传染，其治法亦与虚劳有同中之异。

按虚劳不外乎阴虚、阳虚两端，其治法宜于补脾补肾。盖脾肾者，以水为万物之源，土为万物之母，二脏安和，一身皆治也。如阳虚者，气弱倦怠懒动，动则气喘、自汗少食，身体痠痛、脉象虚缓，治宜扶阳固卫，拯阳理劳汤主之（黄芪蜜炒五钱、党参五钱、当归三钱、野术四钱、广皮钱半、北五味一钱、肉桂一钱、炙甘草钱半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），小建中汤亦主之（白芍八钱、桂枝四钱、甘草二钱、大枣四枚、生姜三钱、饴糖二两），归脾汤亦主之（西党八钱、白术五钱、当归四钱、黄芪六钱、云神四钱、远志蜜炒二钱、枣仁三钱、广木香一钱、福圆三钱、炙甘草二钱、生姜三钱、大枣四枚）；如失精梦交，以桂枝龙骨牡蛎汤治之（桂枝三钱、白芍四钱、龙骨四钱、牡蛎四钱、炙甘草钱半、生姜三钱、大枣四枚）；如挟外邪，寒热错杂者，薯蓣丸主之（薯蓣两半、人参三钱、白术四钱、茯苓四钱、甘草一两、当归五钱、大枣二十枚、桔梗三钱、杏仁三钱、桂

枝四錢、芍藥四錢、白欬錢半、川芎二錢、麥冬三錢、阿膠四錢、干姜二錢、防風三錢、神曲四錢、柴胡三錢、豆黃卷四錢、干地黄六錢，上二十一味末之，煉蜜為丸，如彈子大，空腹酒服一丸。一百丸為劑）；如脾胃虛弱，肺肝有熱，咳嗽吐痰脈象虛弦者，六君子湯加桑麥柴芍主之（玉竹一兩、野朮四錢、法夏三錢、廣皮二錢、茯苓五錢、桑皮三錢、麥冬四錢、銀胡三錢、白芍四錢、甘草一錢、生薑三錢、大棗四枚）。

附案：左某，男性，年三十許。病虛勞咳嗽吐痰，身體倦怠、面色桃白，大便常溏，脈象虛弦帶數。醫者進以甘寒則大便更溏，用以溫補則唇口現熱，纏綿半年，飲食減少，精神日差，召余診之。余曰此脾土既虛，肺肝有熱，以脾惡寒、肺惡燥也，擬六君子湯加桑、麥、柴、芍，與之十劑而痊。

如陰虛火動，骨蒸潮熱，咳嗽痰多，心煩短氣，飲食減少，咽干口燥，脈象虛數，治宜養陰和營，拯陰理勞湯主之（生地四錢、當歸四錢、白芍四錢、麥冬四錢、西黨四錢、北味一錢、淮山藥六錢、橘皮錢半、丹皮二錢、炙甘草錢半、生苡仁五錢、生薑三片、大棗三枚、蓮子四錢），張氏醴泉飲亦主之（生地四錢、淮山藥八錢、人參錢半、赭石八錢、牛子炒三錢、天冬四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玄參四錢），八仙長壽丸亦主之（熟地八錢、淮山藥八錢、冬皮三錢、澤瀉三錢、丹皮三錢、云苓四錢、麥冬五錢、五味錢半），百合固金湯亦主之（熟地六錢、生地四錢、玄參四錢、尖貝二錢、白芍四錢、當歸四錢、桔梗三錢、麥冬四錢、百合八錢、甘草二錢），丹溪理陰湯亦主之（生地四錢、熟地四錢、地

骨皮三錢、玉竹五錢、白芍三錢、阿膠三錢、青蒿三錢、天冬三錢、麥冬三錢、炙鱉甲四錢、鷄子黃一個沖服)，秦艽扶羸湯加白芍亦主之(秦艽三錢、玉竹一兩、鱉甲四錢、銀胡四錢、白芍四錢、地骨皮四錢、當歸四錢、紫苑三錢、法夏四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薑三錢、大棗四枚)，按此方治虛勞骨蒸，或寒或熱，咳嗽聲嘶，體虛自汗，四肢倦怠，甚則痰中帶血，脈象弦數，治以清金潤肺而無效者，余輒用此方多獲良效，姑以志之。又因房勞過度，損傷元陽，困倦食少，便溏腰痛陽萎等証，宜腎氣丸主之(熟地八錢、山茱萸四錢、淮山藥六錢、云苓四錢、澤瀉三錢、丹皮三錢、附片四錢、肉桂三錢)。按治陰虛勞，純以滋水為主，水足則火藏于水中矣，水虛而火无所附，飛越于上則逼血妄行，尅金則咳嗽不已，灼津液則飲食變為痰涎，蝕肌肉則形骸為之骨立，精竭神枯，脈之所以細而數也，余每見患陰虛勞到極危之候，喉痛、聲嘶、兩額發赤，則系水涸火越，至此无可救藥矣。又有干血勞証，肌膚甲錯，身體羸瘦，腹滿不能食，兩目黯黑，經水久閉，骨蒸盜汗，午后額紅，手足心熱，夜眠不安，煩熱而渴，治宜攻其瘀血，與百勞丸(當歸四錢、乳香三錢、沒藥三錢、人參錢半、大黃二錢、桃仁三錢、蟅蟲一錢、水蛭一錢)。又肺勞証，在治療原則上认识到腎為先天之源，脾為后天之本，益水可以制火，脾土不敗則精氣歸肺，火不灼金則肺氣自安。一般肺勞多出現陰虛証狀：如陰不足，則相火上亢，火亢則灼肺，故致額紅易怒，甚則咳血、潮熱、盜汗諸症并作，故治肺勞

首在养阴清火，选用甘寒，苦寒有败胃化燥之虑，不可不慎。但肺喜润，脾喜燥，一味滋润养阴则碍脾胃，一味温补助脾则先伤肺阴，因此在滋润药中必须佐以少数健脾运气之药，使能摄纳运化饮食，药味之精华输于肺，然后散布五脏，流于四肢百体，以营养全身。余在临床上遇患肺虚咳嗽者，常用补肺汤主之，多有效验（人参二钱、黄芪八钱、熟地一两、五味子二钱、紫苑三钱、桑白皮三钱、入蜜少许和服）。

附案：余友陈某第三子，年方十三，~~咳嗽气喘~~，发热倦~~羸~~，遗精盗汗，形肉衰削。以其外祖略知医理，~~戒之曰~~：勿服参、芪、地黄等，若误服之，无药可救矣。三月弗效，延余往诊，其脉浮大，按之无力。余曰：此肺肾虚也，非大剂参、芪、地黄不可。其父駭曰：前医戒之甚严，而先生竟需用甚多，何大相悬殊也！余曰：此病本属危殆。若能惟余是听，不为旁挠，可能转危为安，并期于三月可愈。其父信而从之。遂用补肺汤，并服归脾汤加干地黄、白芍、麦冬、五味之类，计服二十余剂，其病口渐减轻，果如所约。

若脉未大数，阴津未大伤者，余每用张锡纯之参麦汤（人参二钱半或以玉竹八钱代之、淮山药八钱、白芍四钱、麦冬（存心）五钱、半夏三钱、牛蒡子炒三钱、苏子炒二钱、甘草钱半）滋培汤之类（生山药一两、干潜术二钱、陈广皮钱半、牛蒡子炒二钱、杭白芍四钱、玄参四钱、赭石四钱、炙甘草钱半）出入互用多效；如津液大伤，脉象细数，投以参术难受者，每用保和汤（生地四钱、当归三钱、百合五钱、知母三钱、贝母三钱、天

冬三錢、款冬花三錢、花粉三錢、苡仁四錢、杏仁三錢、五味錢半、紫苑三錢、桔梗三錢、阿膠三錢、百部三錢、蘇叶一錢、薄荷八分、甘草一錢、馬兜鈴二錢、生姜三片、飴糖一匙）、民間流傳竹筴鷄蛋湯（生地四錢、熟地五錢、天冬三錢、麥冬三錢、川貝母二錢、阿膠三錢、白芨三錢、巴杏仁三錢、淮山藥六錢、陳皮一錢、紅花一錢、知母三錢、白芍三錢、百合八錢、鷄蛋三個竹筴打孔，連服數十帖）、潤肺清肝湯之類治之（生鱉甲四錢、阿膠三錢、沙參三錢、天冬三錢、麥冬三錢、白芨錢半、青蒿錢半、川貝母錢半、銀柴胡二錢、白芍三錢、冬蟲夏草二錢、當歸錢半、淮山藥五錢、牡蠣八錢、磁石八錢）。但病至此，有效有不效者矣。

此雖虛勞大概的証治，然總須分別陰虛、陽虛、陰陽兩虛，隨証施治，實為適當。如小建中湯一方，有云可以統治諸虛勞，究亦于陽虛者宜之；若陰虛脈數，一概用之，則貽誤匪淺。我們只要洞悉此類方法，對虛勞之治療則思過半矣。

吐 血

唐容川曰：平人之血暢行脈絡，充達肌膚是謂循經，謂循其經之常道也，隨氣周流走而不守，若外因六淫之惑，內有七情之傷，則不循其常溢出于肺胃之間，隨氣上逆于是吐出。蓋氣為血之帥，血隨之而運行；血為氣之守，

气得之而靜謐，气结则血凝，气虚则血脱，气迫则血走，气不止而血欲止不可得矣。又谓吐血之来路有二：或由背脊走入膈间，由膈溢于胃中，重者其血之来辟辟弹指，漉漉有声，其胸背必疼；又或由两胁肋走油膜入小肠，重则潮鸣有声，逆入于胃以致吐出，复多腰肋疼痛之証。由背上来者，以治肺为主；由胁下来者，以治肝为主。然肝肺虽系血之来路而其吐出实则胃主之也，况血之归宿，在于血海，冲为血海，其脉隶于阳明，未有冲气不逆上而血逆上者。仲景治血以治冲为要，故止血之法独取阳明，阳明之气下行为顺，今乃逆吐失其下行之令，急调其胃使气顺吐止，则血不致奔騰矣。其治法惟以止血为第一要法；止血之后其离经而未吐出者是为瘀血，恐壅而成热，或变而为癆，日久变証，后患难测，当以消瘀为第二要法；止吐消瘀之后又恐血再潮动，则须用药安之以宁血为第三法；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去血既多，阴无有不虚者矣，阴者阳之守，阴虚则阳无所附，久则阳随而亡，又以补虚为收功之法，四者乃治血証之纲，论治血証者，昔贤虽多，而唐容川可谓独得其秘。只须分别阴阳虚实依其法而治之，无不应手奏效矣。但患血証者，余在治疗上見之，以本病属热証者多，属寒証者少，又每見死于热証者少，死于寒証者多也，殆医者治血証畏热药若信石，爱凉药如仙丹，即凉药误之，不任咎也，爰是而有偏重凉药之弊。总在分别阴阳，审証处方，斯无贻误。

附案：黃某，男性，患吐血一月數發，醫以一般治血之藥，俱不見效，延余診治，其脈緩弱，面色皓白，大便滯潤，素喜熱飲，以其中陽素虛，胃氣上逆而致吐血，余以溫中降逆為治。炙甘草八錢、干姜炭黑四錢、北五味三錢、代赭石八錢、側柏葉炭五錢、童便一杯對服，三劑後血即止，後以歸芍六君子湯加黑姜、五味，數劑而康。

二案：湘潭市張某，男性，年四十許，于四月間因漲大水，足浸冷水，又為搬雜物過費心力，忽爾口吐瘀血，經數醫治療罔效，迂延旬日，愈吐愈增，一日來余寓就診，脈之濡緩，舌苔薄白，身無寒熱，大便溇泄，口喜熱飲，索視前醫所用之方，悉以寒涼一般止血套藥。以脈証合參乃水寒土濕，中氣堙郁，胃氣不降所致，以黃坤載靈雨湯加灶中黃土主之。方中人参、甘草補中培土，茯苓、干姜去濕溫寒，柏葉清金止血，丹皮疏木行瘀，黃土燥濕扶脾，尤當重用半夏以降胃氣。服三劑後其血頓止。繼以六君子湯加黑姜、阿膠、白芍等類，數劑而痊。

靈雨湯：人参二錢、茯苓四錢、法夏四錢、北姜炒二錢、炙甘草四錢、柏葉三錢、丹皮三錢、灶中黃土五錢。

三案：趙某，男性，年甫二十，肄業高中，因戀愛失望，復因家事拂意怏郁成疾，遂爾吐血盈盆，召余診治，揆其脈象虛濡而遲，舌苔白潤，口不喜飲，面唇蒼白，為擬張錫純之溫降湯連服數劑無效，繼用仲景柏葉湯亦不應。余見病勢日劇，請另訪高明以挽危急。乃病者因昔患瘧症系余治愈，不願易醫，曰吾病須求汝任治到底，虽有他變亦無怨也。言次，適又大吐不止，見其頭汗淋漓，四肢逆冷，脈微目閉，面青唇白，奄奄待斃之勢，因仁齋直指

方調陽虛弱必走，凡大吐大衄，脉虛而遲，外有寒冷之狀，非附子、干姜不足以祛其寒而溫其經，遂用大劑附子理中湯加赤石脂三劑而自止，各証悉減，繼用原方去赤石脂加當歸、木香四劑遂能起坐，嗣后服歸脾湯加阿膠、白芍、黑姜，數十劑，足不出門戶，調理半年而安。

附子理中湯：人參二錢、白朮八錢、北姜三錢炒黑附片八錢、炙甘草三錢、赤石脂一兩。

四案：蕭氏婦者，年五十余，素稟真陰不足，形体消瘦，一日由女家歸來，為跋涉所苦，忽大吐血，呼吸喘促，就余診之，脉象微細，勢劇垂危，此乃血海空虛，陰虛而陽无所附，陰陽失其平秘，疏方景岳真元飲加黑姜，引陽歸陰，四帖遂瘳，自后吐血，必用此方，方能奏效。

真元飲：熟地一兩、甘草三錢、當歸五錢、黑姜錢半。

五案：湘鄉西山塘，彭某，年甫五旬。因飲酒過量，復發忿怒，遂至吐血盈碗，痰嗽氣喘，倚息不得臥七晝夜。六脉洪數、声壯面紅。近地諸醫，用止血降氣之劑均不效。余用瀉心湯加厚朴、杏仁、白茅根、童便服二劑后，血止氣平，脉亦轉緩，惟痰中尚有血絲，咳嗽未寧。繼用寒降湯加側柏叶炭再服三劑，諸症悉除。復以百合固金湯加減，以善其后。

瀉心湯加味：大黃八錢、黃連三錢、黃芩三錢、厚朴二錢、杏仁三錢、白茅根五錢、童便一杯。

六案：湘鄉賀某，素患吐血，造勞即發。延余治療，診其脉象虛而帶數，余擬用張錫純之寒降湯加側柏叶炭、仙鶴草，數劑而

愈。

寒降汤：生赭石八錢、瓜蒌仁四錢、生白芍四錢、法半夏四錢、竹茹三錢、牛蒡子炒黑三錢、粉甘草二錢、側柏叶炭四錢、仙鶴草四錢。

附：花蕊石散：花蕊石煨为末，每服三錢。男用酒水调，女用醋水服，此方血止后，须服一、二次，使瘀血自化，以免后患。

水 肿

肿之由于水气者谓之水肿。内经云：“水之始起也，目窠上微肿，如新卧起之状。颈脉动时咳，阴股间寒，足胫肿，腹乃大，其水成矣。”又肿症，古人有气肿，水肿之辨，谓以按之窅而不起者为气，即起者为水，后人多反其说。陈修园谓：“气滞水亦滞，气行水亦行，正不必分。总以不起为肿甚，即起为肿轻。”余谓陈氏此说为得诀矣。夫治水者，上肿宜发汗，下肿宜利小便，所谓“开鬼門、洁淨府，宣布五阳、去苑陈莖”，故不外乎四法而已。但须分清表里阴阳，对症治疗，方能奏效。如初起脉浮而紧，上焦肿甚者，宜开鬼門，治以越婢汤加味（麻黄六錢、石膏八錢、生姜三錢、甘草二錢、大枣十二枚，先煮麻黄去浮沫，后入诸药煎。恶风加附子四錢，风水加白术四錢）、麻黄汤合五皮饮（麻黄三錢、

桂枝四錢、杏仁三錢、炙甘草二錢、茯苓皮八錢、陳皮三錢、桑白皮三錢、大腹皮三錢、生薑皮三錢)。

附案：湘鄉巴江馮某，患水腫十日矣，面目一身浮腫，惡寒無汗，脈象浮緊。醫者進以五皮飲數劑，腫勢不減亦不增，召余診視。余即以原方合麻黃湯三劑，汗出而解。繼以五皮飲合苓桂朮甘湯，數劑以竟全功。

又氣喘咳嗽，以小青龍合葶勞大棗治之(麻黃三錢、桂枝三錢、北姜三錢、白芍四錢、甘草二錢、細辛一錢、五味二錢、法夏三錢、葶勞二錢、大棗四枚)。

附案：陳某之子，十歲，患水腫，咳逆氣喘，倚息不得臥，喉間作水雞聲，日久不愈，邀余往診。脈象浮緊，舌苔白潤，取視前服之方均是行氣利水之劑，久而不愈。因思此証，乃系陽氣不宣，水氣上逆，為疏小青龍湯加葶勞大棗，服三劑遂得安臥。接服苓桂朮甘湯合二陳湯加厚朴杏仁防己細辛，四劑而瘳。

又如遍身腫如爛瓜狀，按而窅陷，胸腹喘滿，小便澀少，咳嗽氣喘，余每以導水茯苓湯多獲療效(茯苓六錢、麥冬三錢、澤瀉三錢、白朮五錢、桑皮三錢、檳榔三錢、紫蘇二錢、木瓜四錢、陳皮二錢、砂仁二錢、木香錢半、大腹皮二錢、燈草三十根，水煎服)。

附案：劉某，男性，五十歲，農民，住湘河口。患水腫，遍身腫如爛瓜狀，陰囊腫大如吹起豬脬狀，氣喘咳嗽，脈搏浮大，按之無力，溲便不長。經西醫治療無效，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來我院治療。余初用導水茯苓湯服五帖，腫已消十分之五，繼用苓桂朮甘湯加

苡仁、防己、木瓜、木香服五帖，肿已消退。再以异功散加桂附苡仁，以善其后。

又外而一身尽肿，内而口渴便秘，气喘上逆，此为阳水也。余每用疏凿饮子加葶苈屡效（商陆三钱、羌活三钱、秦艽三钱、槟榔三钱、椒目三钱、木通三钱、泽泻三钱、大腹皮三钱、茯苓皮三钱、赤小豆三钱、葶苈三钱、生姜皮三钱，水煎服）。

如下肢肿甚，小便不利，宜洁淨腑，用五苓散加味治之（茯苓皮八钱、白术五钱、泽泻四钱、猪苓三钱、桂枝四钱、木通三钱、防己二钱、木瓜五钱、木香一钱、槟榔三钱，水煎服）。

附案：宋某，男性，三十岁。患下肢水肿，小便短濇，腹胀，大便微泻，脉缓苔白。余用五苓散加木通、防己、木瓜、木香、槟榔治之，四剂后肿消大半，继以真武汤加防己、苡仁、木香、木瓜乃得全愈。

凡脉象虚迟、肾阳不足，水不化气，下肢肿大，气喘不得臥者，宜真武汤加椒目、肉桂、防己、木香之类治之（茯苓八钱、白术六钱、白芍四钱、附子八钱、肉桂三钱、防己三钱、椒目三钱、木通三钱、木香一钱、生姜皮三钱）。

又如肾脏虚衰，四肢浮肿，腹胀喘急，小便不利，宜济生肾气丸主之（熟地八钱、山萸八钱、茯苓八钱、山茱萸三钱、丹皮三钱、泽泻三钱、附子八钱、桂枝四钱、车前仁三钱、牛膝三钱）。张景岳谓：“凡患水肿等证，乃脾肺肾三脏相干之病。盖水为至阴，故其本在肾；水化于气，故其标在肺；水惟畏土，故其制在脾。今肺虚气不化精而化水，脾虚则土

不制水而反尅，腎虛則水无所主而妄行。水不歸經則逆而上泛，故傳于脾而肌肉浮腫，傳于肺則氣息喘急。總言之而三臟各有所主，合言之總由陰勝之害，而病本皆歸于腎。《內經》曰：腎者胃之關也，關門不利，故聚水而從其類也。關門何以不利也？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氣化則能出矣。所謂氣化者，即腎中之氣也，即陰中之火也。陰中無陽則氣不能化，所以水道不通溢而為腫。故凡治腫者，必先治水，治水者，必先治氣，如氣不能化，則水必不利。惟下焦之真氣得行始能傳化，下焦之真水得位始能分清，求古治法，惟濟生腎氣丸，誠對症之方也。余屢用之，無不見效。

附案：湘鄉虞塘劉某，男性，五十歲。患下肢腫脹，兩腳腫大如冬瓜狀，小便甚少，六脈沉遲，左手脈較右手脈為細，形容瘦白，詢之素嗜酒色，迂延兩月，經本地醫療不瘳，前來覓余診之。余曰：“此腎臟虧損，乃水不化氣耳”。用濟生腎氣丸加味主之。後經兩旬，四易其方，計服二十餘帖，減用原方稍為加減，乃得恢復健康。余在臨床上遇此等症候，輒用此方治之，囑其守方多服，獲效者甚眾。

如脈象虛遲，純陰無陽，宜宣布五陽，治以實脾飲（茯苓八錢、白朮六錢、木瓜四錢、厚朴三錢、附片五錢、北姜三錢、草薢二錢、木香錢半、肉桂錢半、大腹皮三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薑皮三錢）。復元丹（附片八錢、木香錢半、茴香三錢、川椒三錢、厚朴三錢、獨活三錢、白朮五錢、桔皮二錢、吳萸二錢、桂心三錢、澤瀉

四錢、檳榔二錢、肉果煨二錢，上藥為末糊丸，桐子大，每服三錢，紫蘇湯下）。

附案：吾鄉楊某之侄，患遍身水腫，腹脹，面色蒼白，二便通利，口中不渴，飲食少思，邀余診之。探其脈搏一息三至，舌苔白滑。前服消水行氣之藥，日久不效。余曰此乃陽寒水腫也，擬以實脾飲服五帖后，腫已漸消。后仍以原方加螻蛄兩只研末泡對，再服五劑而痊。余治陰寒水腫，投以此方，屢試皆驗。

又或六脈浮遲，遍身腫大，他藥不能治者，余用陳修園所定之消水聖愈湯加防己、木香取效多次（附子五錢、桂枝四錢、細辛一錢、麻黃三錢、甘草錢半、生姜三錢、大棗三枚、知母三錢、防己二錢、木香一錢，先煎麻黃去浮沫，次入諸藥煎）。

又內有痰飲積聚，腹滿脹大，脈象形体俱實者，宜去苑陳莖，治以舟車丸（甘遂五錢、芫花五錢、大戟五錢、醋炒大黃一兩、輕粉五分、黑牽牛二兩、青皮三錢、檳榔三錢、木香三錢，共為細末糊丸如梧子大，每服五丸，日三次。斟酌病之輕重加減服之）、大聖瀉川散（大黃煨一兩、牽牛一兩、郁李仁一兩、木香三錢、芒硝三錢、甘遂五分，共研細末，每服三錢，用生姜汁調下）。按北方藥味猛烈，多屬峻下之品，非形体俱實者，不可輕投也。以茲治法及所採取之方，非敢謂盡為得當，但根據余在臨床治療中，均獲得了滿意之療效。

附：藏方秘方

（一）鯉魚湯：鯉魚一條、赤小豆一兩、桑白皮一兩、白朮一兩、

陈皮五錢，葱白五根，水煮食之，不可放盐。

(二)鸡豆湯：黃雌鸡一只加赤小豆一升，同煮极烂連汁食之。

(三)冬瓜丸：大冬瓜一个，于头上切一孔，取出中間瓢不用，以赤小豆填滿。冬瓜切口处用竹竿竿盖片合定，以麻线系牢，紙筋黃泥包裹阴干。用糠片大籬埋冬瓜在內，燃糠火煨之。候火气尽，取出冬瓜刮去泥，切成薄片，并豆焙干，共研为末，煮面糊丸如梧子大。每服五十丸，冬瓜子煎湯送下，不拘时候，小便利为度。

(四)香薷丸：甘香薷一斤，白术七两研成細末，浓煮香薷，取汁和末为丸，如梧子大。每服十丸，白水送下，日夜四、五服。

(五)土狗子五只焙干研末，白水泡服。每服一錢，日三次。

(六)蚕豆冬瓜湯：蚕豆两碗、冬瓜皮二两，共煮食之，可連服数次。

(七)玉蜀黍須一大握、車前子五錢，水煎服。

臃 脹

臃脹者，膨膨急硬，脹滿不舒，腹高如鼓也。夫臃脹何由而生？若其人內有七情之伤，外有六淫之感，又饮食失节，劳役过度，则邪正相攻，营卫失和，卫气与风寒之邪客

于脉中则为脉胀，留于肤中则为肤胀，日久失治则成单腹胀。脉胀者，周身青筋胀起，络脉变色，行动不能自如，其脉濡；肤胀者，周身皮肤肿胀，皤皤然而不坚，起臥不安，行动不便，按其腹及手足胕而不起，腹色不变，脉象濡，均以木香流气饮主之（广木香三两、半夏一两、青皮八两、厚朴八两、紫苏八两、香附八两、甘草八两、陈皮一斤、肉桂三两、莪术三两、槟榔三两、麦冬三两、草果三两、木通四两、丁香皮三两、大腹皮三两、藿香叶二两、赤茯苓二两、白芷二两、白术二两、党参二两、石菖蒲二两、沉香二两、姜黄二两、川芎二两、上药共研细末，每服四钱，清水一碗半，加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煮至七分去渣顿服）。单腹胀者，四肢不肿，脱瘦清冷，但腹胀硬。属气结者，胀而不痛；属血结者，胀而兼痛，痛在少腹，大便色黑，小便自利。属气结者，厚朴散主之（厚朴四钱、槟榔四钱、木香四钱、青皮四钱、陈皮四钱、枳壳四钱、甘遂二钱、大戟二钱、上药共研细末，每服一钱，开水送下），形体虚者，中满分消丸主之（厚朴炒一两、枳实炒五钱、黄连炒五钱、黄芩姜制五钱、知母炒四钱、泽泻三钱、茯苓三钱、砂仁三钱、干姜三钱、姜黄一钱、白术炒一钱、炙甘草一钱、人参一钱、猪苓一钱，蒸饼为丸，每服五钱，日三次，白开水送下）。

附案：王某，男性，年四十许，农民。初患疟疾，治疗日久不愈，渐至腹胀如鼓，小便短澹带黄，形体消瘦，尚能进食，食后胀满更甚。余拟以中满分消丸，令其守服二十余剂，以获渐消。但如因操劳过度，或感外邪，间有复发现象。

属血结者，和血通经汤治之（当归五钱、三稜五钱、莪术二钱、木香三钱、熟地四钱、肉桂三钱、红花三钱、贯众二钱、苏木二钱、血竭一钱、上药共研细末和匀，每服三钱，食前温酒汤下。）按此证初起属实者，尚可治疗，若腹胀如鼓，青筋高起，最为难治。

又臌胀在女子则为肠覃、石瘕。肠覃病在气分，风寒之邪，客于肠外，僻而内着，日以益大，状如怀子，按之则坚，推之则移，月事仍以时下，以唏露丸治之（三稜一两、莪术一两、干漆烧令烟尽五钱、川乌五钱、硃砂四钱、轻粉一钱、茴香盐炒三钱、青皮三钱、雄黄三钱、山甲炒三钱、麝香五分，上为细末和匀，生姜汁煮面糊丸，如梧子大，每服二十丸，食前服生姜汤下）；石瘕病在血分，风寒之邪客于胞中，恶血留止，日以益下，月事不以时下，以见睨丸治之（附子四钱、鬼箭羽三钱、如无用穿山甲代之、肥人痰盛用南星代之、紫石英三钱、泽泻三钱、肉桂二钱、延胡索二钱、木香二钱、槟榔二钱半、血竭钱半、水蛭炒令烟尽一钱、桃仁三十个、三稜五钱、大黄二钱研为末，酒糊为丸，如梧子大，每服二十丸，食前温酒送下）。此等症候，余在临证上见之颇多，初起腹未大胀，饮食尚进，体未瘦削，尚可救疗，若迁延日久，腹大如鼓，青筋高起，或红丝缕缕，肌肉消瘦，六脉细数，至此难为力矣。余忆自临证以来，对此证治愈者虽有之，但属寥寥耳。然治臌胀，总须斟酌虚实辨证治疗，如患之日久，形体消瘦，大便泄泻，饮食少思，精神倦怠，脉象虚细，此中气败也，

一切攻伐在所必忌，只宜理中湯（人參二錢、白朮八錢、北姜三錢、炙甘草二錢）、聖朮煎之類治之（白朮一兩、北姜三錢、廣皮三錢、肉桂三錢）或可以希萬一。

附案：龍某，女性，二十八歲，住漣源。主訴初患消化不良，食後脹滿不舒，經漣源本地醫師治療，以逐水攻積之藥，服之數月，腹日脹大，於一九六〇年三月來我院就診。其腹脹如鼓，脈象沉遲，詢之經水尚通。竊思前服攻伐之劑過多，中氣久已受傷，遂以補脾溫中為主，余用聖朮煎令服五帖，一星期後復來就診，謂其病無變化，請易他藥。余曰藥性尚未達耳，囑其再進七帖。果信不疑，逾旬欣然而來，謂腹脹已消十分之五矣。仍以原方加附片再服十餘帖，腹已全消。後以附子理中湯加雞內金、枳實數帖以竟全功。

附：單方驗方

（一）貼臍法。巴豆四錢去油、水銀粉二錢、硫磺一錢研勻成餅，先用新棉一片布臍上，內餅外用帛縛一時許，自然瀉下惡水。待下三五次，去藥以粥補住。

（二）外治法。鮮商陸根四錢、蔥白三錢，共抖爛貼臍上，以帛縛定，水自小便出。

（三）治腹脹驗方。冰片一錢、巴豆霜八分、檳榔二錢、大戟錢半、芫花錢半、川朴二錢、枳實二錢、大黃二錢半、廣木香一錢二分，共研細末，身體強實者，每服二錢，早晚各一次，開水送下。但體虛脈弱者，不可輕用也。

反胃(一名翻胃)

反胃者，食得入而良久反出，或朝食暮吐、暮食朝吐，甚或隔宿方吐是也。近世对反胃与膈食不能为辨而混同施治。但余在临証上見之，反胃与膈食之症状不同，而治法亦异。盖膈食乃胃脘津液干枯，以食物不下而阻隔也。王太仆云：食不得入是有火也，食入反出是无火也。是知膈食大都属热，反胃大都属寒。反胃乃脾胃虚损，运行失职，不能腐熟水谷，变化精微，朝食暮吐，暮食朝吐。此症属中焦下焦火衰，治宜温中以补火；若膈食系胃腑干枯，肠胃多燥，治宜润燥而养阴，一寒一热未可混同施治，余故分辨而药之。

附案：忆昔年湘乡张某，农人，年五十许，得反胃症，食入良久吐出或朝食暮吐，暮食朝吐，缠绵数月，治不获愈。延余诊视，脉象沉迟，面色惨白，体瘦如柴。詢之別无所苦，惟口食水谷必淨尽吐出而后快，所吐出之食物臊臭逼人，不可向邇。疏方茯苓泽泻湯合附子理中湯加砂蔻、神曲、鸡内金、灶中黃土(茯苓一两、泽泻四錢、桂枝三錢、白朮八錢、干姜四錢、党参五錢、附片八錢、砂仁二錢、白蔻仁二錢、神曲二錢、炙甘草二錢、鸡内金三錢、灶中黃土八錢布包煎)服四剂后呕吐漸減，益服五剂，呕吐全除，惟下午食后腹中稍覺胀滿，后服香砂六君子湯加姜附、鸡内金、麦芽之类十余帖，已

获全愈。

二案：湘乡伍某，军人，年三十岁，患反胃，朝食暮吐，暮食朝吐，未吐之先胸腹满闷不堪，吐净之后一身快然。经中西医治三月无效，延余诊之，脉沉迟，舌苔白而湿滑，面白，肌肉消削，体倦头晕，即疏香砂六君子加姜附、泽泻、肉桂、鸡内金与之（党参六钱、白术土炒八钱、半夏四钱、广陈皮一钱、茯苓八钱、北姜三钱、附片八钱、砂仁三钱、丁香钱半、肉桂二钱、泽泻三钱、炙甘草二钱、鸡内金四钱）服四剂后呕吐渐稀，继服六剂渐次进食而痊，但饱食后尚有欲呕之态，后服生附子斤余不复发矣（大生附子，以开水浸去盐味，日换开水三次，三日，外去皮放地上，四面以砖围，外以炭火烧一时，则附子尽裂，乘热投入姜汁，又如法制之，大概一斤附子配一斤姜汁，以姜汁干为度，研末蜜丸，以粟米稀粥送下三钱）。

痹症（附历节风）

痹者，闭也，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。其风气胜者为行痹，风者善行而数变，故为行痹，行而不定，走注关节疼痛是也；寒气胜者为痛痹，寒气凝结，阳气不行，故痛楚异常；湿气胜者为着痹，肢体重着不移，或为疼痛，或为不仁。又痹症与痛风相似，但风则阳受之，痹则阴受之，以此分别则两证自不混治矣。至于治法，初起不外桂枝芍药知母汤（麻黄三钱、桂枝三钱、防风三钱、白术四钱、附片三钱、知母三钱、炙甘草二钱、生姜三片）、乌头汤（麻黄三钱、芍药三钱、

黃芪五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烏頭五錢或大附子一個代之，切片漂洗，用蜜煮透先煎）、黃芪防己湯之類為主（黃芪六錢、白朮五錢、防己三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薑三錢、大棗四枚）。如經日久不愈，以三痹湯（熟地八錢、黃芪八錢、黨參五錢、白芍四錢、茯苓四錢、續斷五錢、杜仲五錢、牛膝四錢、秦艽三錢、防風三錢、川芎二錢、北細辛一錢、當歸四錢、桂枝四錢、獨活三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薑三錢、大棗四枚）、羌活歸桂酒方（羌活二錢、桂枝三錢、秦艽三錢、防風三錢、續斷五錢、附片三錢、當歸三錢、虎骨三錢、蜜砂三錢、川芎二錢、桑枝三錢、金毛狗脊四錢、生薑三錢、大棗三枚，酒煎服）、張景岳三氣飲加味等（熟地八錢、當歸四錢、白芍四錢、附片四錢、肉桂錢半、白芷三錢、杜仲四錢、茯苓四錢、枸杞三錢、川牛膝三錢、老鶴草四錢、千年健三錢，水煎合酒對服）擇而用之均極效驗。張景岳治痹症，只宜峻補真陰，宜通脈絡，使氣血得以流行，不得過用驅風等藥再傷陰氣，反增其病矣。余在臨症上遇此等症候，輒用此三方，令其多服久服，无不屢試屢驗矣。

附案：株洲夏某，年三十許，患下肢關節疼痛，步履維艱，形體瘦弱，但飲食如故，經中西醫治療年余無效，就余診之，余以此三方出入用之，計服三月余，乃得步履如常矣。

附：歷節風

一身關節疼痛，以其痛循歷節，故曰歷節風；甚如虎咬，故又曰白虎歷節風。金匱分歷節病因有四：一因汗出入水中；二因風血相搏；三因飲酒汗出當風；四因飲食味

过酸咸。然风血相搏为历节风之总因。治此病者，必辨明寒热虚实及受病之久暂，然后对症处方。如初起一身关节疼痛，步履艰难，卧床难移者，其痛或走移不定，脉象浮数，口渴便赤，皮肤灼热，或呈红痕块点，遇此症者，余每用痛风汤加甲珠辄效（苍术四钱、黄柏三钱、制南星三钱、桂尖三钱、防己三钱、威灵仙三钱、桃仁三钱、红花二钱、龙胆草二钱、甲珠片二钱、羌活三钱、白芷三钱、神曲三钱、川芎二钱、白酒一两煎服）。如初服二、三剂，依然疼痛不减，须令其多服数剂方能奏效。

附案：湘潭萧某之妻，患遍身关节疼痛，皮肤灼手，手足不能动，着席不能起者两月，经中西医治疗不效，日夜呻吟，痛楚不堪。迨余诊视，拟用痛风汤加山甲、地龙，嘱其守服八剂，服至二剂后，其夫仓皇来我家，云病已加重，疼痛益剧。余曰无恐也，再服二剂即止矣。逾两日，果然痛减，继以舒筋保肝散加乳没、老鹤草，用酒煎服。服十余帖，遂步履如初。又有本市朱某及罗氏均患此症，情况大同小异，余均用此法治之，均获全愈。

如身无大热，口不甚渴，脉不现数，因于寒湿者，宜辛温发散，用桂枝芍药知母汤（方见痹症）、羌防五积散（羌活三钱、防风三钱、当归三钱、白芷三钱、白芍四钱、桂枝三钱、川芎二钱、麻黄三钱、苍术四钱、茯苓四钱、法夏三钱、陈皮二钱、桔梗三钱、枳壳二钱、厚朴二钱、北姜二钱、炙甘草钱半、加酒煎服）、萧氏七节汤加灵仙、山甲珠（当归三钱、白芍三钱、黄芪四钱、川芎二钱、桂枝节三钱、桑枝节三个（节如大指大）、杉树节

三个、土松枝节三个、竹枝节三个、苏梗节三个、甘草节錢半、威灵仙三錢、山甲珠炒錢半、加酒煎服),以此治之,其痛必减。但在服药过程中,痛必走移不定,不可防之畏之,所谓风者善行而数变也。接服舒筋保肝散(木瓜五錢、草薢四錢、威灵仙三錢、五灵脂三錢、续断四錢、僵蚕三錢、川牛膝三錢、土松节三錢、白芍四錢、烏药三錢、生黄芪五錢、老鹤草五錢、天麻三錢、当归四錢、金毛狗四錢、防风三錢、虎骨三錢(研細泡服),白酒合煎)。

附案:楊某、男性,三十岁,农民,住湘潭市。患关节疼痛,手足肿大,肌肉消瘦,肩膊尽皆肿痛,身臥床第,經治数月不愈,邀余治之。疏方初用舒筋保肝散服十余帖,两手关节肿痛已减,繼服大防风湯加味,守服月余,痛肿渐消,肌肉渐长。从此两足行立如常,且能負担。

历节风亦可与养血舒络汤(生黄芪五錢、当归四錢、续断四錢、白芍四錢、川芎二錢、防风三錢、独活二錢、秦艽三錢、茯苓四錢、细辛一錢、苡仁四錢、木瓜三錢、牛膝三錢、鈎藤三錢、千年健三錢、海风藤二錢,酒水煎服),令其多服久服。如受患日久,属虛証,身无寒热者,可与痹症混治之。

鶴 膝 風

鶴膝風者，胫細而膝肿大是也，為風寒濕三氣合痹于膝而成。初起宜借用痹症歷節風方法，外用白芥子一兩炒研細末，以姜葱汁和酒調塗，一對時患處起泡，泡干脫皮自愈。如受患日久，服散風祛濕之劑而不效者，脈象虛弱或細數，其膝骨日大而上下肌肉日枯，喻嘉言謂且未可治其膝、先養其氣血，使肌肉滋榮，氣血流行，急澆其將枯者，其膝骨自消。倘不如此，便用麻黃羌防一派散風之藥，鮮不全枯者。故治鶴膝風者而急攻其痹，致成廢疾，余親見者屢矣。余數十年來遇此症狀，每用大防風湯加味（黃芪八錢、當歸四錢、白芍四錢、川芎二錢、熟地八錢、漂白朮五錢、黨參五錢、杜仲五錢、牛膝三錢、附片六錢、肉桂錢半、羌活三錢、防風三錢、茯苓四錢、狗脊四錢、續斷五錢、靈仙三錢、苡仁五錢、木瓜四錢、炙甘草錢半、千年健三錢、京老鸛草四錢、加酒煎服），守服數十劑，間服張景岳三氣飲（方見痹症）加續斷、狗脊、靈仙、苡仁、木瓜及陽和湯加味（熟地八錢、當歸四錢、麻黃錢半、北姜二錢、肉桂錢半、黃芪六錢、附片五錢、牛膝三錢、木瓜四錢、白芥子三錢、炙甘草錢半、鹿角膠四錢），如此出入服用，治愈者數十人。但此症系屬慢性，難能短期奏效，醫者必須囑其患者持重守方，若信任不堅，很少能

得到效果。

附案：

一、张某，男性，十五岁，学生，住湘潭县分水坳。患者素体瘦弱，忽患两足疼痛，经医治疗，日见增剧，身卧床第半年，治之无效，即乘輿来我院就診。見其两膝肿大，上下肌肉消削，状类鹤膝，跬步难移，形容憔悴，飲食不思，日夜发热，脉象虛細而数，患者亲友认为无可救药。余用加味大防风湯囑其多服方能取效。乃患者深信不疑，初起遂在药店配有中药二十剂。服十九剂后，其兄前来告我云：药将服完，现疼痛已减，食量亦渐增加，惟肿尚未大退，是否可以再服？余囑其仍以原方继服十剂。服完后，复乘輿就診，探其脉象渐缓，飲食大量增加，膝肿已消十分之七。仍以原方去木瓜、苡仁、灵仙加鹿胶再服三十剂，遂得步履如故，三月余完全恢复健康矣。

二、朱某，女，廿二岁，家庭妇女，湘潭石古乡人。患者素禀气血衰弱，复患鹤膝风，经多医治疗，一年不瘳。膝骨肿大，疼痛难移，每至夜間更甚，形容消瘦，飲食少进，脉象虛細，延余診治，余初用养血驅风舒筋活絡之品連服八剂，肿痛渐消，一身自觉舒适。續拟加味大防风湯服二十剂，半月后足能伸屈，肿痛大减，月余已能步履。終用张景岳三气饮加味，以收全功。

三、王某之妻，四十岁，家庭妇女，住湘乡山枣对河。患两膝肿大兼关节疼痛，臥床不起者半年，经过近地医师治疗无效。因远道畏难乘輿，以其弟持函前来，詳載病情及脉象，乞余主方。余因未經临床，姑揣拟舒筋保肝散加味守服十五剂。甫半月复来函告知，手足关节肿痛咸减，倚壁已稍能步履，續拟加味大防风湯

守服月余，已能独行，三月步履如常，計服本方四十余帖，最后仍用本方去灵仙、木瓜、苡仁加服十余剂，已获全愈。后来信謝云：“良方远寄情何感，一药誰图愈久痼。”

四、王某，男性，年四十五岁，湘潭市二中炊事員，患左膝肿痛。經西医住院治疗数月，开刀两次，其肿痛异常，最后必将其患足鋸断，并言其他别无办法。而王含泪坚持不肯，遂轉来我院住院治疗。余初用大防风湯加味，出入加减計服三十余剂，肿痛漸消，接服张景岳三气飲加味及加味阳和湯之类，前后服百余剂，計住院四月，已得全愈出院，現已恢复工作矣。

妇 女 經 閉

女子的正常发育，平均在十四岁的时候，应该月经来潮。内经云：“女子二七天癸至，任脉通，太冲脉盛，月事以时下。”天谓天真之气，癸谓壬癸之水，故云天癸也。然冲为血海，任主胞胎，二脉流通应时而下，常以三旬一见，以象月盈则亏也。如果应来的时候而不来，或月经已经来过而断就叫经闭，在未婚女子的经闭，古人称为室女经闭。

经闭的原因，大抵分为血枯、血瘀、寒凝、热涸、痰阻、气郁、脾虚等七种。

血枯经闭：有失血、盗汗、房劳多产、脾胃虚弱，以及误服汗下，攻剋之药等都能招致，又或先经吐血、下血谓

之脫血，致使血枯亦月事不來也。其症狀面色蒼白帶黃，形容消瘦，皮膚乾燥，頭目眩暈，精神倦怠，心悸不寧，大便乾燥，月經色淡量少，脈象虛細，治宜四物湯合柏子仁丸（熟地八錢、當歸四錢、白芍四錢、川芎二錢、牛膝四錢、續斷四錢、澤蘭葉三錢、卷柏三錢、柏子仁五錢）。八珍湯加阿膠、續斷、丹參、香附、澤蘭葉亦治之（熟地八錢、白芍四錢、川芎二錢、當歸四錢、西黨六錢、白朮五錢、茯苓四錢、甘草二錢、阿膠四錢、續斷四錢、丹參五錢、香附三錢、澤蘭葉三錢）。室女經閉也有因其他疾病引起氣血不足而形成的；又有室女飲食如常而天癸不至，只是氣血不足往往有之，服藥療其雜病經自流通與血枯經閉殊有輕重之分，至於暗經、歇經、石女等異常生理應當與經閉加以鑑別。

血瘀經閉：血脈阻滯，中有干血經閉不行，其症狀面色蒼黯，皮膚乾燥如魚鱗狀，口燥不欲飲水，胸腹脹滿不舒，小腹拘急脹硬、按之痛甚，痛連腰髀，小便微難，大便燥結，舌質黯紅，或赤紫斑點，脈象結澀，治宜通經丸（歸尾、桃仁、大黃、丹皮、乾漆炒煙盡、肉桂、牛膝、莪朮，以上各一两、三稜醋炒五錢、麝香八分、共為細末以皂角五錢、芫花二錢、煎水糊為丸如梧子大，每服五十丸米飲下），產後方亦治之（牛膝、大黃、桃仁、細辛、當歸、川芎、水蛭、糯米炒黃等分，共為細末，煉蜜為丸如梧子大，每服二十丸酒下）。

寒凝經閉：寒氣客于血室，血凝不利，故經閉不通，

其症状面色青白，腰痠腹痛，四肢冷闭，脉象沉迟，唇淡舌白，治宜五积散加味（麻黄二钱、苍术三钱、白芍三钱、当归四钱、川芎二钱、枳壳二钱、桔梗三钱、北姜三钱、茯苓四钱、厚朴二钱、法夏三钱、甘草二钱、桂枝三钱、白芷三钱、陈皮二钱、吴茱萸三钱、香附三钱、艾叶二钱、方内除桂枝、白芷、陈皮外余药均用酒炒）。又温经汤加香附、玄胡索亦治之（西党六钱、麦冬八钱、当归四钱、川芎二钱、白芍四钱、吴茱萸三钱、桂枝三钱、丹皮三钱、阿胶四钱、半夏三钱、生姜三钱、炙甘草二钱、香附三钱、玄胡索三钱）。

附案：有赵氏妇者，年方三十岁，尚无生育。忽经停三月，食欲正常、二便如故，惟四肢冷痹，小腹时有隐痛。初起未审是停是娠，以其夫婿认定是病，且其乳头不变色，又无恶阻现象，唇淡苔白，切其脉搏沉迟，娠殊未确，遂以温经汤加香附、玄胡索服四帖后，小腹痛止，又服四帖，经即得通。后同患此病者三人，均用此方治之而痊。

热涸经闭：因患潮热，消燬血液，或因胃火消燬者，均能酿成经闭，其症状面黄颧赤，心烦唇燥，口苦咽干，肌肉消瘦，入夜潮热，睡眠不安，大便结燥，舌苔干燥，脉象弦数，治宜二黄散（大黄^炭三钱、生地黄五钱共为细末作一服，空心好酒调下，可连服数次）。一贯煎亦治之（生地五钱、当归五钱、沙参三钱、麦冬三钱、川楝子^{五钱}、枸杞三钱，水煎服）。

痰阻经闭，大抵因湿痰多与脂膜壅塞遂致经闭，其症状身体肥胖，面色浮黄，胸闷脘胀，痰多时易嘔噁，白带甚

多，口中淡膩，舌苔滑白，脉象弦滑，经色淡而反多，经期屡愆，或数月一行，治宜苍莎导痰丸（苍术、香附各二两、童便、陈皮、茯苓各一两半，枳壳、制南星、法夏、炙甘草各一两，生姜自然汁浸共研细末面饼为丸如梧子大，淡姜汤送）。

气郁经闭：因忧郁烦恼，心念不遂所致，内经云：“二阳之病发心脾，有不得隐曲，其在女子不月。”其症状面色黯淡苍白，精神抑郁，头晕肋痛，胸闷纳少，噯气吞酸，腹胀时痛，肠鸣气急，腰酸带下，脉象弦濡，治宜四制香附丸（香附一斤，分作四股，酒醋童便，盐水各浸三日煮干，乌药半斤制同香附共为末，每服二钱，白汤下）；又开郁二陈汤亦治之（即二陈汤加苍术、香附、青皮、莪术、川芎、槟榔、木香、生姜，此方宜体胖兼多痰湿者）。

脾虚经闭：脾胃不和，饮食减少，或因营养不良不能生血，故致经闭。其症状面色苍黄、皮肤浮肿，四肢清冷，头晕乏力，心悸气短，有时腹胀，口淡乏味，食量减少，不易消化，噁心欲呕，脉象虚迟，常多白带。治宜归脾汤加阿胶、艾叶、香附（西党六钱、白术五钱、黄芪六钱、当归四钱、云神四钱、远志二钱、枣仁四钱、木香一钱、阿胶四钱、艾叶三钱、香附三钱、桂圆五粒、炙甘草二钱、生姜三钱、大枣四枚）；又归芍六君子汤加香附、艾叶之类亦治之（西党六钱、白术六钱、茯苓四钱、法夏三钱、陈皮二钱、炙甘草二钱、香附三钱、艾叶三钱、生姜三钱、大枣四枚）。

但月经有一年一行的谓之避经：有三月一行的谓之

居经；有长久不行的谓之暗经；还有歇经，石女等，这均属异常生理，与各种经闭殊有区别。

附：一般經閉单方土方

起居如常、飲食如故，形容亦如平常，脉象亦无变异，且无其他疾苦，病原复杂不拘那經者。

一、茜草一两，紹酒煎服。

二、蚕砂炒半黄色四两，用无灰酒一壶，浸一宿，煮滾澄清去砂，每日溫服一盞。

三、生山查一两 当归五錢，酒水煎加紅糖冲对服。

四、五灵脂一两，研細末醋丸如綠豆大，每服三錢，清酒下。

五、丹参、茜草根，卷柏、香附、鸡血藤、月月紅花各等分，共研細末面糊丸如梧子大，每服三錢水酒調下，日三次。

草藥方

一、生香附一两，生韭菜莖一两，二味抖溶揪汁加紅糖一两，童便半杯，用白酒煮开泡服。

二、甜烏泡根一两，土牛膝五錢，烏药三錢，艾叶三錢，水酒合煎加童便对服。

三、土丹参一两，血当归一两，益母草一两、鸡血藤一两煎水对甜酒服。

子 宮 脫 垂

妇人阴户内有肉挺出下堕，名叫阴挺。多数见于产后，俗称产肠不收，或叫癰葫蘆。丹溪又称为阴癰。查本病病源，据三因方说：“妇人趣产劳力努极致阴下垂如脱肛状及阴下挺出逼迫肿痛，或举动房劳皆能发作。”但是在临床上看到的阴挺，有平常劳动过度而发生的，有因湿热下注而发生的，不一定完全因于产后。查主要原因，多是由于气虚，先有气虚的主因，再加上劳动过度，或便秘努责，或湿热下注等病因，然后才能形成。本病治法，以补气升提为主，由于湿热下注的，兼清热利湿为治。

气虚的阴挺下脱，面色皓白，身体怯寒，精神疲乏，头昏气短，大便溏薄，小溲量少，舌淡少苔，脉象虚弱，治宜补中益气汤加味（黄芪八钱、当归四钱、白术五钱、升麻三钱、党参八钱、广皮二钱、柴胡三钱、枳壳三钱、如龙骨、牡蛎、乌梅、山茱萸之类均可加入）。

附案：胡某之妻张氏，年四十岁，产后月余，因挑水后忽患子宫下脱，医之逾旬无效，延余诊之。切其脉象虚缓，气向下堕，头昏体倦，索视前医之方，乃补中益气加味，当其夫云此方服二剂无效。余曰方犹前也，毋庸疑阻，但嫌分量尚轻也。乃就原方加重分量一倍，嘱以一剂不应，必连用二剂或三剂五剂。幸其夫坚信

不疑，連服七劑，其子宮完全收上矣。后治同类者数人，都用此方获效。收脫湯亦治之（黃芪八錢、續斷五錢、兔絲五錢、山茱萸四錢、柴胡三錢、升麻二錢、桔梗三錢、益母草五錢、蓮蓬壳一个水煎服）。

湿热的阴挺肿痛，心烦内热，或身热自汗，口苦苔腻，胸闷不舒，大便秘结，小便热赤，脉象滑数，治宜龙胆泻肝汤为主（龙胆草三錢、生地六錢、山梔三錢、黃芩三錢、当归四錢、木通三錢、柴胡三錢、甘草二錢、車前仁三錢、澤泄三錢）。如上述湿热不太重而兼血虛者，则面色萎黃，形容枯瘦，头晕心悸，手心发热，脉象细数，治宜当归散为主（当归一两、黃芩一两、牡蠣兩半、赤芍五錢、刺蝟皮一两、共为细末，每服三錢，食前温酒调下）。

附驗方、土方

加味胎盤丸：胎盤洗淨焙研成粉、烏梅皮一两、团魚头一个，均用醋浸炒燥研細末和胎盤粉共为丸如豆子大，每服十五丸，空心温酒下，日二次。

又方：蚌肉四兩、醋浸后加橘皮五錢、生姜一两，共煮食之。

土藥

一、土人參一两、金櫻子三兩、芡实一两、首烏一两、鎖阳一两、水煎服，可当茶喝。

二、海螵蛸一两、煅龙骨一两、明矾一两，煅枯共研細末，分作十日服，每服一錢，白酒調下，日二次。

三、楊梅樹根一两半煮鸡蛋吃。

四、鸡蛋一个，頂上开一孔，用毕拔一錢研細，五味五粒均納蛋內，蛋孔用紙封固，放飯上蒸熟，每晚服一个，連服七天。

坐藥方

一、烏梅肉五錢、石榴皮五錢、白芷三錢、明矾三錢，共為細末煉蜜為丸六粒，每用二粒納入陰道內（加冰片少許更好）。

二、煅龍骨五錢、五倍子三錢、白芷三錢、明矾三錢，共研細末蜜糊為丸，分作六丸，每日以二丸，納入陰道內。

三、枳殼、訶子、五倍子、白矾等分煎湯薰洗。

治陰痒方

一、紫貝齒八錢、醋浸煨七次、苡仁六錢、防風三錢、貫眾五錢、皂莢三錢、水煎服，可服十餘次。

二、龍胆瀉肝湯加蛇床子四錢、苦參四錢，水煎服。

三、桃仁抖爛七粒、雄黃五分、用雞肝切片裹藥末，夜分納入陰道內，次晨取出。

四、鮮桃葉抖爛，棉裹塞陰道內，日三易。

五、豬肝切斷五寸，或雞肝一塊，繩系納陰道中半日，引虫入肝取出立效。

六、蛇床子一兩、艾葉三錢、白矾五錢、杏仁三錢、苦參五錢，煎水洗之。

七、苦參一兩、黃柏五錢、蛇床子一兩、白矾三錢，煎水乘熱洗之。

治陰道糜爛方

一、硼砂三錢、掃粉錢半、冰片五分，共研細末，用蚌肉裹細末，納陰道內，日換二次。

二、海螵蛸五錢、明矾一錢、苦參一兩，共研細末蜜調作餅，以紗布包裹，塞陰道中。

小 儿 疳 症

小儿疳症，亦属恶候，十六岁以前谓之疳，十六岁以后谓之劳。薛氏曰：“疳者干也，因脾胃津液干涸而成此病。”但导致疳症的原因很多，有因乳汁缺少，早饲粥饮，或因恣食肥甘、杂物，由于食物太杂，不能消化；或饮食不洁，影响脾胃积聚多而生内热，热则伤阴，脾胃津液受伤；或因病误投药，攻伐太过，脾阴受损，津伤则生内热，以致头皮枯涩，毛发焦稀，腮缩鼻干，脊耸体羸，斗牙咬甲，揉鼻挖耳，烦渴自汗，腹胀潮热，脐突齿露，尿如米泔，酷嗜瓜果、泥炭等物，外则肢体生疮，是其候也。疳之纲领有五：曰脾疳、肺疳、心疳、肝疳、肾疳，名有多端，理惟一致。

治此症者，不外调其脾胃，清其热，消其积，化其虫，育其阴而已，前人治疳多以集圣丸为主方。如陈飞霞所说，其五疳兼症以本方从权加减可也。但临床时还应根据小儿体质强弱，结合具体病况适当运用。如体质强壮者，先去其积，后扶脾胃；体质衰弱者，先扶脾胃而后消积。至于五疳症状：一、脾疳，又名肥疳，症见面黄肌瘦，困倦嗜卧，乳食少思，喜食泥土，头大项小，发稀作穗，间或泄泻，昼凉夜热，治以集圣丸（藿藿二钱、五灵脂二钱、夜明砂二钱、砂仁二钱、木香二钱、陈皮二钱、莪术二钱、使君肉二钱、黄连

三錢、川芎三錢、干蟾蜍酥炙三錢、當歸錢半、青皮錢半，共研細末，豬胆汁二個和曲糊為丸，每服一錢、米飲送下。如脾胃虛者用肥兒丸（人參二錢半、白朮五錢、茯苓四錢、黃連二錢、胡黃連五錢、使君肉四錢、神曲三錢半、山楂肉三錢半、炙甘草錢半、蘆薈二錢半，共研細末，黃米飯為丸，如黍米大，每服二、三十丸，米湯下）。又用柴芍四君湯加味極效（黨參五錢、白朮四錢、茯苓三錢、柴胡二錢、白芍三錢、黃連錢半、胡黃連二錢、五穀蟲二錢、鰾甲三錢、雞內金三錢）。

附案：吾鄉陳君之子，僅四歲，患疳積，多醫治不愈，延余診之，症見面黃肌瘦，腹脹大便時瀉，發熱口渴，脈象虛數，余初以肥兒丸服四帖，發熱口渴已減，脈亦稍緩，繼擬柴芍四君，仿蕭琢如加黃連、胡黃連、五穀蟲、鰾甲、淮山、雞內金等品十劑，諸症漸退，最後服參苓白朮散去桔梗加柴胡、白芍、黃連、使君肉，數帖平復如初。

二、肝疳，又名筋疳，症見頭髮豎立，面目爪甲色青，眼多眵淚，隱澀難睜，白膜遮睛，搖頭揉目，腹大青筋、身體羸瘦，躁渴煩急，糞青如苔，治以集聖丸去莪朮、砂仁、木香加胆草、梔仁、天麻、防風、蟬蛻各二錢、青黛錢半；布袋丸亦治之（夜明砂一兩、蕪荑一兩、使君肉一兩、蘆薈煨一兩、人參三錢、白朮一兩、茯苓一兩、雞內金四錢、甘草四錢共研細末，粥汁糊為丸如彈子大，用稀布袋盛之，掛當風處吹干，每用一粒，煎水服之）。

三、心疳，又名驚疳，症見驚悸不安，渾身壯熱，頰赤

唇红，胸膈烦闷，口舌生疮，咬牙弄舌，喜伏地臥，治宜集圣丸去莪术、砂仁、青皮、陈皮、川芎、木香加生地、茯苓、胆草各二錢、硃砂，甘草各一錢。

四、肺疳，又名气疳，症見鼻下赤烂，手足枯细，口中腥臭，或作喘咳嗽，右腮皓白，治宜集效丸去莪术、砂仁、青皮、川芎、木香加桑皮、桔梗、苏叶、阿胶、炙甘草各二錢。外用泽兰叶、銅絲、轻粉等分为末贴烂处。

五、肾疳，又名骨疳，症見两耳内外生疮，脚如鹤膝，头缝不合，或齿缝臭烂，变成走馬疳。治宜集圣丸去莪术、砂仁、青皮、陈皮、木香、灵脂加淮山、山茱萸、茯苓、熟地、丹皮、泽泄。

其余各疳，名称尚多，诸书皆有记载，未及复赘。至于治疗，随症施治可也。

附：治疳症普通方

安虫丸：蘆薈二錢、糖灵脂二錢、夜明砂二錢、使君肉二錢、党参四錢、黃連二錢、苦楝根白皮二錢。貫众二錢、蕪荑二錢、楫榔二錢、干蟾蜍酒炙二錢、南木香二錢。

此方治諸疳有虫者。

又方：夜明砂四錢、石决明八錢、車前草莖五个、谷精草三錢、鸡肝一具将上药同煮熟，去药取湯、与鸡肝食之。

又方：制甘石六錢、赤石脂五錢、辰砂四錢、青黛二錢、滑石五錢、胡黃連五錢、石决明煅一两共为极細末，每服五分，用不落水鸡肝一具，竹刀切开，将药末放入，蒸熟食之。

又方：青箱子、洋菟菜子、菟蔚子、百草霜各等分，用連胆豬肝一具，將藥放豬肝胆內，外以草紙包裹，放火內煨熟，取出研細，每用三、四錢，開水泡服。

以上三方治疳症，目生翳膜及夜盲等症。

又治疳症簡便方：

一、糞蛆不拘多少，用水洗淨，放細末糠內任蛆食糠一天半（不可過久），將蛆焙干研末，每用一錢，加白糖少許，開水泡服，連服三、四天。

二、癩蝦蟆一個，砂仁三錢，將蝦蟆剖開，去腸雜，放砂仁于腹內，用綫縫好，外以黃泥包裹放火內煨熟去泥，焙干研末，每服五分，開水送下，日服三次。

三、治諸疳頭面生瘡，爛成孔凹，用蒸糯米飯取飯蓋四邊滴下汽水以碗盛取，滴洗瘡上數日即愈。

四、治走馬疳，齒齦腐爛，黑臭者，用人中白煨紅一兩，兒茶五錢、黃柏一錢、薄荷一錢、青黛一錢、冰片三分，共研極細末，先以溫水漱口，然後吹藥于患處，每日六、七次。

五、胡黃連五分、胆礞錢半、兒茶錢半，共為細末搽之。

六、海螵蛸三分、白芨三分、輕粉一分，為末搽之。

小 兒 蛔 虫

小兒虫症，亦屬惡候。蓋由小兒脾胃虛弱，多食甘肥生冷，留而為積，積化為虫，時發腹痛，以手摸之，腹內有塊或一條梗起，痛有來處，時作時止，嘔嘜吐涎，口出清

水，一般均有面部白斑，唇内有颗粒小点，眼眶鼻下色暗，鼻痒，夜臥齟齬，眼白有蓝点，喜食香燥食物，或喜食泥土茶叶木炭之类，六脉洪大是其候也。治宜：

化虫丸：蕪荑六錢、苦楝根皮酒浸焙六錢、枳榔四錢、焦白朮四錢、木香四錢、陳皮四錢、神曲四錢、雄黃錢半，上藥共研細末，面糊為丸如梧子大，每服三錢，使君肉煎湯送下。

安虫散：胡粉炒黃三錢、枳榔三錢、川楝三錢、鶴虱三錢、白礬二錢半，上藥共為末，每服五、六分，痛時米飲調下。

苦楝根白皮湯：苦楝根白皮五錢煎湯服之，但脾胃虛寒者不宜用。掘苦楝根須每年結子者方是母樹，其根專取土中者，浮于土面者有毒不可用。又煎苦楝根皮湯宜在別室，不可使兒聞其藥氣，如聞其氣，虫即潛伏矣。候藥熟以雞蛋與兒食即服藥，半日不可飲食，候虫下后，方飲食之。

烏梅丸：治傷寒厥陰證，吐蛔腹痛嘔吐，手足發厥，屬寒熱錯雜者。變作湯劑亦可。

烏梅醋浸焙七個、北細辛一錢、桂枝三錢、人參二錢（或黨參五錢），附片四錢、黃柏二錢、黃連三錢、干姜三錢、川椒三錢、當歸三錢。

集效丸（變作湯劑）：三因方治虫啗腹痛作止有時，大便秘者。

大黃六錢、鶴虱三錢、枳榔三錢、訶子皮三錢、蕪荑三錢、廣木香一錢、干姜三錢、附片四錢烏梅五個。

附案：湘潭敬馬張某之子，才八歲，初患腹痛吐蛔，醫以烏梅

丸与之，其痛遂止，但愈而复发，医辄以原方服之，詎久之服原方亦不应，叫喊半月，易医数人，无方蠲痛，乃张君与余同乡，一日邀余过诊，询其三日不大便矣，腹痛时止时作，痛时狂叫，声闻户外，口渴不食，脉之浮缓，舌苔黄白，余以集效丸主之，服二帖后，大便通利，其痛渐稀，再服二剂，大便下死虫百余条，痛遂悉除，嗣后以理中安蛔丸加味，不复作矣。

温脏丸：（变作汤剂亦可）治脏气虚寒，虫积逐去而复生者，温健脾胃以杜其源。

人参一钱（或用党参四钱）、白术四钱、当归四钱、茯苓四钱、川椒三钱、细榧肉三钱、使君肉三钱、槟榔三钱、北姜三钱、吴萸二钱、神曲三钱。

驱虫丸：使君肉、榧子肉、槟榔、甘草各等分，饭糊为丸如梧子大，每服十丸，米饮下。

理中安蛔丸：下虫后，宜急健脾温胃。

党参五钱、白术四钱、北姜三钱、川椒三钱、白芍三钱、吴萸钱半、茯苓四钱、乌梅三个。

另附 医案三十二则

伤寒坏症

（一）

邓某，男，四十余岁，住湘潭歇马。初患伤寒，治经十日未愈，身热烦渴，口喜热饮，有时面颊发赤，大便泄泻，食慾不进，舌苔两边白润，中间深红干燥，脉象浮数无力。余沉思久之，此手足少

阴同病也。盖少阴上火而下水，故証見下寒而上热，遂疏益元湯与之（附片四錢、干姜二錢、艾叶三錢、黃連二錢、知母三錢、人參二錢、麦冬四錢、五味二錢）以干姜、附子、艾叶回其下焦之阳，合生脉黃連知母以清上焦之热。服三帖上証漸減，自此化险为夷矣。繼服四阳反本湯加黃連，三帖而瘳（附片四錢、干姜二錢、人參二錢、麦冬四錢、五味二錢、腊茶三錢、陈皮錢半、黃連一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白蜜三匙对服）。

（二）

湘乡县城四牌楼廖某之子，患伤寒治不得当，酿成大热煩渴，但喜热飲，煩扰无聊，大便泄泻，有时面頰发赤，粒米不入口者四日矣，脉象虛数，舌苔两边白潤，中間紅燥。廖某仅有一子，視若掌珠，日延数医，有用葛根黃連黃芩者，有用附桂理阴者，議論分歧，莫衷一是，举室仓皇，无所适从。其父泣然向余曰：吾子乞予放胆治之，虽有不测之虞，誓无怨焉。余曰此上热下寒症也，遂疏益元湯与之，如无疑阻当立效，服三帖果愈大半。

（三）

湘乡王某，男，年二十余，教員。初患伤寒，久之变成溫病，表里皆热、皮肤灼手，口渴引飲，脉数无倫，唇燥舌焦黑裂。前医服苦寒甘寒之剂，愈治愈剧，漸至神昏譫語，揚手擲足，狂躁至极，甚至踰墙爬壁，莫敢向邇。延余診之，見其两目淡紅，声音低小，下午两颧发赤，脉虽数細而无力，此虛阳上浮証也。乃用反治之法。經曰：从者反治。为疏孙真人十味地黃丸与之（熟地八錢、山药六錢、泽泻三錢、丹皮三錢、茯苓四錢、山茱萸三錢、附片四錢、肉桂錢半、

玄參四錢、白芍四錢)。當時尚有前醫在座，極不同意與服，曰如此熱証竟用桂附，不啻火上加油！余曰：舍此吾無辦法。其父見余毅然決然，乃與半劑勉飲之，良久俟無反應。是夜盡進一劑，翌晨詢之平穩。益服一劑，脈之似稍見緩，囑其放胆再進二劑，躁擾漸平，入夜稍得安臥。余見陽已回而真陰久傷，附桂不宜再服，仍以甘潤養陰，改用一甲復脈湯加玄參（干地黃八錢、白芍六錢、麥冬五錢、阿膠四錢、炙甘草四錢、玄參四錢、生牡蠣八錢）四劑舌漸轉潤，神識日清。后用大定風珠方加減數劑（白芍五錢、阿膠三錢、生龜板四錢、干地八錢、麻仁二錢、五味二錢、生牡蠣四錢、麥冬六錢、生鱉甲四錢、炙甘草四錢、生雞子黃二枚）調理浹旬而安。

麻 症

吾鄉蕭某之子，三十年前年甫十歲，夏初出麻，已延麻醫專科正服清熱解毒之劑，忽面色慘白，吐瀉交作。余距伊家匪遙，邀余診視，脈搏遲緩，舌雖黑而濕潤，唇雖焦而帶淡，此乃實熱化為虛寒，若再與寒涼剋削，勢必入咽即危。竊謂當此一發千鈞之候，急用溫補或可挽回造化之力，乃疏附子理中加黃芪、當歸與之（人參二錢、白朮四錢、干姜二錢半、附片五錢、黃芪米炒四錢、當歸土炒三錢、炙甘草錢半），舉室皆疑駭，幸適有明理老人在座，篤信余，力主用之。服二劑吐瀉頓止，各症漸除。但此症乃熱病所變，苟非脈遲、肢冷、面白、舌潤、吐瀉等証狀出現，此方不可試也。

胸腹脇痛

左某，男，年五十餘，教員。患右边胸腹脇痛，牽引小腹亦疼，治經浹旬不愈。西醫謂系腸阻塞，非開刀無法治療。乃病者不從，

即来我院就診，脉浮弦，舌苔黃白，間有往来寒熱，余用吳鞠通之桂枝柴胡各半湯加味（人參錢半、桂枝三錢、白芍三錢、柴胡三錢、黃芩酒炒二錢半、半夏三錢、吳萸二錢、川棟子三錢、小茴二錢、廣木香錢半、甘草二錢、生姜三錢、大棗四枚）三帖其痛漸除，后服張景岳煖肝煎加白芍、川棟子（茯苓五錢、當歸四錢、肉桂二錢、烏藥三錢、小茴二錢、枸杞四錢、沉香一錢或廣木香一錢代之、白芍四錢、川棟子三錢）四帖而痊。

中 風

湘潭市熊某，男性，年四十余歲，身體肥胖，先晚睡時無恙，翌晨不能起床，神識語言如故，全無痛苦，惟一身不能舉動，形成木呆，舌苔薄白，脉象浮緩。余思此病乃風寒驟入，閉塞毛竅，阻滯營衛不行也。用小續命湯（萎蕤八錢、防風三錢、桂枝三錢、麻黃三錢、杏仁三錢、西芎二錢、白芍四錢、黃芩二錢、防己二錢、附片四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姜三錢、大棗四枚）取其去風走表，安內攘外，服三劑，遂能行走如故。又湘潭市某少年，類患此病，亦用此方服三帖頓愈。

消 渴

（一）

朱某之妹，年甫及笄，湘鄉巴江人。患消渴引飲，粒米不入口者已達兩旬，且惡聞食臭，形容消瘦，終日伏几上，聲微氣短，脉象沉細而數。前醫或用生津養陰之品數十劑，如石投水，延余診治。余用附子理中湯加天花粉（人參二錢、野白朮五錢、干姜三錢、附片六錢、炙甘草三錢、天花粉一兩）囑其放胆服之。服四劑后，渴減十

分之七，略能进食，再用原方增服三剂，渴止而食亦复原。其父稍知药性，詢問消渴引飲之症，竟用姜、附、参、朮反奏效甚捷，其理安在？乞詳示之。余曰：“令媛之病，乃因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，肺不能通調水道所致。斯病斯药，故投之立效也。”

(二)

湘潭市貴阳馬路楊某，年六十，患消渴引飲，小便特多，呻吟床第，將近半載矣，每日仅食糜粥半碗，前后易医十余人，均以热症治之，計服石膏五六斤之多，間有用地黃、附、桂者，因見一剂未效，旋仍服原方。邀余診治，探其脉象細数，見便桶內，有白浊如猪膏叠积，余进以附桂八味丸加烏梅（熟地一两、山药八錢、山茱萸三錢、泽泻三錢、丹皮三錢、茯苓五錢、附片八錢、肉桂二錢、烏梅五个）囑其守服七剂。当时举室皆疑駭，幸其弟篤信余，力主之。果服七剂后，消渴、小便均減去十分之三，繼以原方再服十余剂，諸症漸安，惟消渴未尽止，不甚思食。后以烏梅丸加花粉以收全功。迄今年已七十，康复无恙。

热 瀉 渴

孙某之女孩，年龄岁余，于一九五八年夏季卒得腹泻如注，发热口渴。經中西医治疗无效，病势日增，即轉送我院。其时，孙某认为必无生机，只尽人事而已。入院时，渴泻无度，面若涂朱，余以葛根黃連黃芩湯加淮山药、扁豆（葛根五錢、黃連二錢、黃芩二錢、淮山药八錢、生扁豆四錢、甘草二錢）先服两剂，繼仿喻嘉言以“扶脾斂肝”为治，用四君子湯加枣皮、白芍、木瓜、赤石脂、禹余粮、五味子、升麻（人参錢半、野白朮三錢、茯苓四錢、白芍三錢、山茱

莢三錢、升麻錢半、赤石脂八錢、禹余糧八錢、木瓜四錢、五味子二錢、炙甘草錢半）服一劑泄瀉頓止，惟心煩懊惱，反復顛倒。后改用梔豉湯加參丁服之（梔子七枚、豆豉兩合、參丁片錢半）外用鮮黃泥和黃荊叶共拌溼，將小兒衣裳脫下，身臥地上，以黃泥敷胸腹上下，良久熱遂降低，計一晝夜換敷五次。翌晨略見干嘔，仍以原方加生薑二錢，再服二帖，漸見好轉，住院十餘日而歸。

懊 惱

朱某之岳母，年逾花甲，患心中煩擾，而口中尤甚，頻覓陰靜處居之，下午稍安，反復顛倒，自夏入秋，治而不效。邀余診之，處方梔子甘草豉湯（梔子七枚、豆豉二合、甘草二錢）此陳修園謂上焦之君火不能下交于腎，下焦之腎水不能上交于心，以梔子色赤，象心，性寒，導火熱之下行；豆形象腎，色黑入腎，輕浮引水液之上升；甘草以補中，令陰陽和、水火濟而煩熱惱悶等証均解矣。服四劑果效，繼以黃連阿膠湯（黃連三錢、黃芩二錢、白芍四錢、阿膠四錢、鷄子黃二枚）數帖育陰清熱調理而安。

陽虛（傷食）

鄧某，湘鄉人，離我家有三十餘里之遙，夜半以輿迎診，謂其子腹痛、腹瀉，日夜無度，食不能入口已兩星期。近地諸醫盡皆束手，有奄奄待斃之勢，請予晝夜臨診，及至其家，見其大小潛然，均以此子不可救藥。余診其脈六部沉細而數，但按之有力，冷汗淋漓如雨，四肢逆冷如冰，聲音低小，腹痛劇烈，按之更甚，瀉后痛減。溯其病之由來，因元宵日食粉糰后，遂爾痛瀉交加。余沉思良久，非導滯推蕩不可，而其脈之沉細、四肢逆冷、汗出如雨，非

补中扶阳，莫能奏效。余遂以見証論治，拟用附子理中湯合大承氣湯治之（人參二錢，野白朮五錢，干姜三錢，附片六錢，大黃五錢，厚朴三錢，枳實二錢，芒硝三錢，炙甘草三錢），晨飯后服完一帖，大便連瀉兩次，于是痛遂減少，汗亦旋止，繼用附子理中湯加香砂少許，諸症霍然。

食傷嘔吐

湘鄉鄧某，男性，年齡二十歲，小學教員。因食過飽，停滯胃中，遂患嘔吐不止，偃臥床第甫將半月，粒米不入口者十日，脈象滑數，舌苔滑黃，口中穢氣甚重，微渴，治經多醫諸不獲效。余沉思良久，嘔吐不止者乃胃中痰火上逆使然也，宜以降陽和陰兼清痰火為治，遂用半夏瀉心湯加赭石、竹茹，而半夏用至一两之重（人參二錢，半夏一两，黃芩三錢，干姜三錢，黃連二錢，大棗四枚，代赭石八錢，竹茹三錢，炙甘草二錢）一劑知，二劑已，后用橘皮竹茹湯三劑，飲食完全恢復原狀矣。

溫邪膠固

湘潭市窑灣趙某，女性，年三十余，因行經后，復感寒邪，遂患身痛、發熱、徹夜不寐，每至下午，手足如灼，胸脇錐痛，狀類痺症，經治月余，病益嚴重，延余診視。切其脈象沉數，余因思吳又可所謂客邪膠固于血脈，主客交渾，故不易解，遂投以三甲散加柴胡（醋炙鱉甲四錢，醋炙龜甲四錢，川山甲磨炒一錢，蟬蛻錢半，殭蚕三錢，煅牡蠣四錢，僵蟲三個，白芍酒炒三錢，當歸三錢，甘草錢半，柴胡三錢），數劑后，其熱漸減，后以滋陰養血，少佐祛邪之品，調理半月而愈。

馬 脾 風

劉小孩，男性，年兩歲，住湘潭市下攝司。突患胸高氣急，痰鳴聲戛，咳嗽煩渴，肺脹鼻張，脈搏洪數，舌苔黃滑，病勢瀕危。一日清晨，其父抱來我院就診，余察其痰火上逆，郁結于胸膜之間，非急用峻下之劑，則鮮克有濟，遂用牛黃奪命散治之（白牽牛半炒半生一錢，黑牽牛半炒半生一錢，大黃煨一錢，枳榔一錢，共研細末，每服一錢，蜜糖調服）俾肺胃郁遏之火，水飲凝滯之痰，咸得下趨，自可向愈，果投一匕，則痰降氣平，風恬浪靜，繼用大陷胸丸，變丸為湯劑服二帖，諸症悉除。接服小陷胸湯合四逆散三劑，踰旬而安。

黃 疸

（一）

姜畚陳某，卒患面目發黃，倦怠嗜臥，胸滿腹脹，口渴溺赤，四肢酸痛，下午發熱，食慾不振，疊經中西醫治療未愈，延余診治。切其脈象浮數，舌苔淡白，擬用甘露消毒丹（滑石八錢、茵陳八錢、黃芩三錢、石菖蒲二錢、川貝母三錢、木通二錢、藿香三錢、射干三錢、連翹三錢、白豆蔻三錢、薄荷二錢）服四劑后，諸症漸退，繼用胃苓湯加西茵陳數劑，甫十日而痊愈矣。

（二）

下攝司劉某，年四十余，系農民，患黃疸腹脹數月，群醫雜治

无效。余拟用絳矾丸(絳矾六两、厚朴三两、白朮炒焦三两、茯苓三两、枳壳炒焦二两、茅朮炒焦二两、广皮二两，共研細末，米湯泛丸梧桐子大，每服二三十丸热湯送下)加西茵陈服之果效，守服半月，竟得康复。

浮肿气逆

湘潭市何某，素患痰飲，复感寒邪，遂尔咳嗽气喘，脚肿如脱，倚息不得臥者十余日，服小青龍湯及真武加姜、辛、味治之无效，旋請四医会診，拟济生腎气丸亦无效，余以为不起矣。一日，其侄邀余决逝期之迟早。余窺其容顏，尙有生机，治之得法，犹可永年。余思此病，系水飲挾冲气上逆，遂与桂苓五味甘草湯加赭石、苏子(茯苓八錢、桂枝四錢、五味三錢、炙甘草三錢、代赭石八錢、家苏子三錢)四剂后，竟得安臥，肿亦漸消。后以苓桂朮甘湯加五味子，以收全功。逾三載，以他疾終。

牙 痛

楊某，男性，五十六岁，住湘乡錦屏寺。素患牙痛，一月数发，迁延年余，屢治不效，甚以为苦。于一九五九年三月来我院門診，余为疏方：熟地一两、知母三錢、生石膏一两、麦冬四錢、淮牛膝五錢、骨碎补五錢、炙蒺藜三錢，連服四剂，病即霍然。逾数月渠来信云：“連年疾苦，一方解除，誠可靠之良方也，希广传之。”余用此方治愈牙痛甚多。按此方系张景岳之玉女煎，本为治水亏火盛牙痛之方，加骨碎补以补肾，加蒺藜以散风，故其效更捷也。

风水咳嗽

病者王某，女性，五十余岁，湘乡人。患咳嗽、气逆、吐痰，經本地医师主以参苏飲及杏苏散之类无效，因此来潭寄居女家，旋来我院就診，脉之六部浮緩、舌苔白滑，呼吸时喉間略作水鸡声。辨証察脉，知屬风水相搏之咳嗽也。乃因风寒由皮毛而侵及肺部，經云：“肺主皮毛，皮毛者肺之合也。”茲风寒既不外解，而水邪又不下渗，壅塞上焦，阻碍呼吸，故咳嗽气喘，仿黃衰甫治吳右风咳嗽案，方用杏仁三錢、干姜三錢、細辛一錢、五味一錢、云苓四錢、法夏四錢、白果肉十粒、紫苑三錢、款冬花三錢、炙甘草二錢。蓋干姜、細辛、半夏、云苓散寒邪而蠲痰飲，杏仁、白果肉、五味、紫苑、款冬花降肺气而治嗽逆，服四帖而咳嗽愈。余用此方治风寒外搏、水飲上冲之咳嗽輒效，故录之以供同道参考。

阴虛咳嗽

刘某，年六十余，住湘潭市楊梅洲，患咳嗽气喘痰涌，日夜不能安臥已逾半月，每逢冬季更甚。一日肩輿就診，閱前医所处之方，咸用苏子降气，小青龙及溫肺飲之类。据云經常服之无效，疏六君子及真武湯加姜、細、味亦不应。余思以脉之虛弱，形容皓白而瘦，乃系阴虛水泛为痰，由于冲气上逆所致，遂以金水六君煎加姜、細、味予之（熟地八錢、当归五錢、茯苓五錢、法夏四錢、广皮二錢、北姜二錢、北味錢半、北辛一錢、炙甘草二錢）。蓋归、地滋阴以降冲气，二陈能蠲痰飲，加姜細味祛寒飲以降肺气，服数帖后，竟获漸愈。自后旧病輒发，非用此方不能奏效。乃知有是病，必用是药，陈修园所著新方砭，未免詆之过甚。

陰虛傷寒

羅左氏，年逾六十，住湘潭市窑灣。素稟陰脏衰弱，體氣羸瘦，因衣衣失慎，忽患傷寒、頭痛、身痛、發熱惡寒，口喜熱飲、大便微溏，小便正常，食慾不進，十餘日臥床難起。前医用透表發汗藥，終無汗出。伊女旋來我院懇切求治，以為病無生機。探其脈象虛細、舌胎邊白，中呈干紅。余思以其陰亏津涸，汗從何生？今欲強發其汗，是向乞丐而逼其焦鍋粑也。經云：“汗為血之液。”當增液濡血，以張景岳大溫中飲加減治之（熟地八錢、人參二錢、當歸四錢、野白朮五錢、柴胡三錢、干姜三錢、麻黃二錢、肉桂二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姜三片、大棗三枚）服三帖后，舌潤汗出，諸症減退，從此化險為夷矣。張錫純謂熟地能治傷寒，正謂此也。

風 癲

鄧某，男性，年四十歲。其弟代訴初患感冒，因治不得當，纏延浹旬，變症疊出，延余診治，証見語言無倫，詈罵不別親疏，口唾白沫，時刻不斷，脈象浮緩，舌苔滑潤，余進以侯氏黑散（菊花八錢、防風三錢、白朮三錢、桔梗三錢、人參二錢、茯苓三錢、當歸三錢、川芎錢半、干姜二錢、桂枝二錢、細辛一錢、牡蠣三錢、礞石二錢、黃芩二錢，上藥共研細末酒服三錢，日一服，初服二十日，溫酒調服。禁一切魚肉大蒜，以后四十日宜冷服，共服六十日止）。時親戚滿座，謂斯病熱固，不堪服此熱藥，邀求易方。余強與服之，一劑后，白沫稍減，明日更進一劑，詈罵亦漸止。繼以六神湯（茯苓五錢、半夏四錢、陳皮二錢、復花四錢、胆南星四錢、石菖蒲二錢）四劑而安。可見証症既確，立意須堅，斯時倘輕信旁言，改而不用，則病必不愈矣。

因惊卒哑

言某，女性，二十四岁，湘潭专区工程公司职工。因公乘火车赴株洲，甫下车，见有人被火车压死，身首异地，当时昏仆地上，遂不能言。经中、西医治疗半月无效。其经理倪某，篤信余，召余诊视。诊其脉搏沉细，神識清醒，口不能言，向人双泪垂下。余思河間之地黃飲子能治舌瘖不能言之症，遂用此方合磁珠丸（熟地黄八錢、巴戟四錢、山茱萸四錢、肉苁蓉四錢、附片五錢、肉桂錢半、石斛三錢、茯苓四錢、石菖蒲二錢、远志二錢、麦冬三錢、五味錢半、薄荷錢半、磁珠丸五錢吞服、生姜三錢、大枣四枚）嘱其守服七剂，至五剂后遂能开声。繼用归脾湯（人参二錢、黃芪五錢、白朮五錢、当归四錢、茯神四錢、远志二錢、酸枣仁四錢、广木香一錢、炙甘草二錢、桂圆三錢、生姜三錢、大枣四枚）及仁熟散（熟地黄八錢、人参二錢、柏子仁八錢、枸杞三錢、桂心三錢、枳壳二錢、山茱萸二錢、五味二錢、茯苓五錢、菊花四錢）仍吞磁珠丸，再服十余剂，遂語言如常。然聞大声或工作过度，稍有头晕而已。

失眠盜汗

成某，教員，年四十余，湘乡人。因案牘积劳，心衰脾困，造成通宵不寐者半年有余，寐则汗出。医药遍試不痊，羸瘦至极，自分不可为也。就余診之，脉犹有神，知其胃气尚存，慰以无虑，此阳气不得入于阴則阴气虛，故目不瞑而汗出也。乃用二加龙骨湯加枣仁、浮小麦（生龙骨四錢、牡蠣四錢、白薇三錢、附片二錢、白芍四錢、甘草錢半、枣仁八錢、浮小麦四錢、生姜三片、大枣三枚）四剂后遂能安臥二小时，汗亦漸止。益服四剂，二証已愈十分之七。后用归脾湯

去黃芪加熟地、白芍、龍牡十劑而瘥。

遺 精

一壯年某，患遺精數月後，肌肉大脫，醫者以滋陰瀉精之藥計百餘劑，如石投水。余思此陽浮于上，陰孤于下，故非滋陰瀉精所能治。為疏仲景桂枝龍骨牡蠣湯調和陰陽，再加山茱萸、金櫻子助龍牡收攝精氣（桂枝四錢、白芍四錢、生龍骨六錢、生牡蠣六錢、炙甘草三錢、山茱萸五錢、金櫻子五錢、生姜三錢、大棗四枚）三劑即效，益服十餘劑，匝月而瘳。

癰 閉

（一）

張某，湘鄉人，忽患小便不通，大腹脹急，醫以五苓散治之無效，延余診視。余沉思良久，肺為水之上源，開闔不利，水蓄中下二焦，仍以五苓散加麻黃、杏仁（茯苓五錢、白朮四錢、澤瀉六錢、豬苓三錢、桂枝三錢、麻黃三錢、杏仁三錢），研為細末泡服，恐再飲湯，藥必不能下，而反增其水。服三劑而通利矣。

（二）

湘鄉陳某，初患淋症，繼則小便点滴不通，探其脈象，左手沉緩，余擬用括蕒瞿麥散加車前、牛膝（花粉五錢、山藥八錢、茯苓五錢、瞿麥三錢、附片五錢、車前三錢、牛膝三錢）服三劑後，小便涌出如泉矣。

淋 病

姜畚李某之爱人，年三十余，患小便频数，排尿不快，小水混浊，间下小量血液，溺时刺痛，且云：已患过几次，遇劳即发，此次持续数月不瘳。接览前医所拟之方，多系八正散及五淋汤之类，前后已服数十帖，效果不著，脉象虚数，舌苔微黄。余疏以清心莲子饮加萆薢（黄芪五钱、玉竹八钱、茯苓五钱、柴胡三钱、黄芩二钱、麦冬四钱、车前仁三钱、地骨皮四钱、石莲子五钱、甘草二钱、萆薢五钱）方内参芪甘草补阳虚而泻火，助气化而达膀胱，地骨皮退肝肾之虚热，黄芩、柴胡散肝胆之火，麦冬、石莲清热于上焦，茯苓、车前利湿于下部，加萆薢固下焦而除混浊也。服五帖，小便逐渐清利，次数减少，溺时疼痛亦渐除。复诊嘱其仍守原方继续服数帖，症状基本消失。忆同样患此病者辄用此方治愈甚众。方虽平凡，而行之有效矣。

經行不断

张某之妻，每经水行时，量多色淡，淋漓不断，即断数日复来，延余诊视。余仿用张寿甫之安冲汤加棕灰、发灰（白术六钱、黄芪八钱、生龙骨六钱、生牡蛎六钱、生地五钱、白芍四钱、海螵蛸四钱、茜草二钱、续断四钱、棕灰三钱、发灰四钱）四剂后即渐少。继仿唐容川之加減黄土汤数剂而愈。自后治妇人患此病者如法用之，取效甚众，每治妇人血崩极验。

白 帶

(一)

刘某，女性，素患白带，数年不愈，易医多人，皆不奏效。余詢其症，睡寐时，口舌少津，脉虛数。用傅青主法，以六味地黄湯加白果肉、苡仁、紅枣（熟地八錢、山藥八錢、山茱萸四錢、丹皮三錢、泽泻三錢、茯苓五錢、苡仁五錢、白果肉十粒、紅枣十枚）数剂后，竟除根矣。

(二)

赵某之妻，年逾二十，患白带特甚，間时以赤白杂下，經多手治疗无效。而其夫亦系医业，一日邀余診之。診其脉虛緩，用张錫純之清帶湯加枣皮治之（淮山藥一两、生龙骨六錢、生牡蠣六錢、海螵蛸四錢、茜草三錢、山茱萸四錢）十余剂，赤白悉除矣。

惊 癇

湘潭市张姓小孩，年仅岁余，患癇症。一惊輒发，发則两目上窜，昏迷痴呆，甚則手足痿痺，一月数发，經数医治疗无效。余拟用独活湯合吞磁硃丸（独活二錢、羌活二錢、防风三錢、細辛一錢、桂枝二錢、白薇三錢、当归三錢、川芎錢半、半夏三錢、茯苓四錢、人參錢半、远志二錢、鉤耳三錢、石菖蒲一錢、炙甘草二錢、生姜三錢、大枣三个、磁硃丸四錢吞服）服五剂后癇发漸稀，繼用六神湯加全蠍、天麻数剂，迄今未曾复发。其父母甚感之。如此同类症状，用此法治之愈者甚众。